



黃化利
下的故土

序

黄花梨的年轮里
藏着过往的光阴
从道光年的刻痕
到自贸港的新篇

木性即人性

生生不息

这是木的史诗
也是故土的根



目录

第一章 工坊的晨光	1
第二章 非遗评审团的退稿	8
第三章 带手串的异乡人	14
第四章 木髓线里的学问	20
第五章 赵老板的“诚意”	26
第六章 吊罗山的树农	33
第七章 风痕纹的启示	38
第八章 病房里的妥协	43
第九章 “生生不息”的草稿	49
第十章 詹家的账本	55
第十一章 消失的设计稿	60
第十二章 护林员的红外照片	66
第十三章 蜂蜡里的老规矩	72
第十四章 赵老板的仿品	78
第十五章 合作社的账本	83
第十六章 激光雕刻机的争议	90
第十七章 巴黎来的邮件	96
第十八章 病房里的“海渊纹”	103
第十九章 “婉”字小印	110
第二十章 台风天的巡逻	116
第二十一章 老料的新用途	122

第二十二章 东南亚的订单	128
第二十三章 展会前的暴雨	134
第二十四章 “木上山水” 展台	141
第二十五章 赵老板的当众质疑	147
第二十六章 生态监测数据	152
第二十七章 博物馆的邀请函	158
第二十八章 合作社的新苗	164
第二十九章 工坊的新学徒	170
第三十章 海风吹过的年轮	175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a workshop. She has her hair in a high ponytail and is wearing a green tunic, a brown apron, and black arm guards. She is focused on working with a wooden tray on a workbench. The workshop is filled with various items: a shelf with several vases, a radio on a windowsill, and a large piece of gnarled wood on the floor. The scene is lit with warm, golden light from a window on the right.

第一章 工厂的
晨光

文昌市。

古旧的林家木工坊便隐在这座秀美的热带城市里，两片有了年头的木板门隔绝了城市的喧嚣热闹，庭院里的芒果树上已经结了黄灿灿的果子，在朝霞的映照下隐隐有了成熟的迹象。

操作间的工作台上，林婉清将用废的 200 目砂纸和 800 目砂纸丢弃在废纸篓里，专心致志的用椰子壳继续抛光手里的茶盘，虽然她觉得人工林黄花梨木的材质差强人意，可手上的活计却不肯有一丝懈怠，认真的几乎执拗的对待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工序，每一寸木料，直到这个茶盘呈现出她想要的模样。

然而，这也是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难达到，因为人工栽种的黄花梨木较野生黄花梨木来讲，有着天然的缺陷，人工培育的黄花梨木得到人类精心养护，风吹不折，雨浇不坏，甚至连成长中所需要的养料都是经过精心配比的，这如果是种蔬菜水果，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观赏性十足的木料来讲，它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它生不出足够独特的花纹。

少了独特花纹的黄花梨木还算是黄花梨木吗？！
林婉清轻轻叹了一口气，可老料用一块少一块，

哪里就有那么多老料可供她打磨？！况且阿公坚决认为女人做不出大器，恨不得将老料都锁进保险柜里，不被她发现才好。

林婉清轻轻吁了一口气，仔细端详手中经过椰子壳抛光的茶盘，椰子壳含油，经过椰子壳打磨的茶盘，提了不少亮色又不抢香，算得上十分精细了。

窗台的老旧收音机里传来女播音员甜美又清晰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琼岛之声”为您带来最新的政策动态，重磅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红木交易迎来新规范，若红木在海南经加工后增值 $\geq 30\%$ （如制成家具、工艺品等），进入内地可免征进口关税，仅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林父坐在门槛上啪嗒啪嗒抽卷烟，青灰色的烟雾给不大的木雕作坊染上一层阴翳，良久后，他突然开口道：“这道新规一出，红木交易市场上不都得是机器活了，或许咱们家也该变一变了。”

林阿公本来正在藤椅上小憩，手里端着一碗甘甜的清补凉，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闻言便将白瓷碗掷在桌子上，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已经处在发怒的边缘了。

林婉清抛光茶盘的手一顿，椰子壳的顶端被蹭的

发光发亮，她回头看了父亲一眼，正色道：“用人工栽培的黄花梨木做木雕已是勉强，若再加上机器活的话，我们林氏木坊与外面那些烂大街的家具厂有什么区别？”

林阿公亦拍着藤椅扶手，用海南话帮腔道：“机器雕个无魂啦！”

家里一老一小都在反对，林父长长叹了一口气，继续啪嗒啪嗒的抽烟，卷烟的苦味飘的满屋子都是。

日头跃上天空，天边橘红色的霞光开始退散，热腾腾的地气一汨一汨若泉水似的往上涌，周围被蒸腾的闷糟糟的，林父定定的发呆，眼圈却不知何时红了起来，不知是被烟气熏的还是被热气蒸的。

墙角的电风扇呼噜噜的转着，发出粗噶难听的声音，蝉窸窣窣的费力鸣叫着。

林父手中的存折被纂的潮湿，他深呼一口气，心里却更加烦闷了。

林阿公年岁大了，精神头比先时短了不少，在一片白噪音中不知不觉睡着了。

林婉清见状将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手上做活的动作亦放轻了许多，待茶盘打磨的差不多后，她将其存放在完品柜子里，只等着预定此物的客人有空来取。

她看了看墙角钟表上的时间，瞥了眼墙角存放的未完成的“琼作”小凳，终是没有继续做活，起身去后院的厨房里盛了碗新做好的清补凉，额外加了两勺椰肉块和薏米，权作是早饭。

抬眼见父亲走过来，她不禁问道：“阿爸，阿妈的病医生怎么说？”

“医生劝我们早做手术，老拖着总是不好的。”林父低声说道。

林婉清点了点头，问道：“手术费需要多少？再交一批活凑凑应该够了。”

林父努力掐了掐手里的存折道：“保守估计需要20万……”

林婉清闻言一惊，放下了手中的勺子，难以置信道：“竟然需要这么多？再交两批活大概也不够。”

林父讪讪笑了一下，轻声道：“你在店里安心做活儿，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事实上，他已经将钱凑齐了，代价是瞒着所有人偷偷卖了半块店里的老料，虽然老父亲知道后非得揍他不可，可他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林婉清不疑有他，只安慰道：“前不久我将林氏黄花梨木雕手艺申遗了，若能审批下来，林家的木雕木

活还能往上涨涨钱，您不知道，现在宣传非遗的人可多了，国家和省里十分重视这一块。”

林父拍了拍她的肩膀，鼓励道：“你好好干，爸爸一直觉得你在这一块很有天分。”

林婉清重重的点了点头，她喝完最后一口汤，转身将手里的碗刷了，而后将其摆放回碗橱里，她开口说道：“时间快到了，我去趟医院，给妈妈送饭。”

她擦干净手，照例掀开存放黄花梨老料的箱子看了看，只有每日瞧一瞧这些老料，她才觉得安心踏实，谁知今日打开箱子一看，迅速发现了破绽，先前盛放海渊纹老料的地方，现在空空如也，只留一层薄薄的落灰。

“爸，爸，箱子里少了一块老料！”林婉清惊呼道。

林父连忙跑过去，捂住她的嘴道：“嘘！小声点！我听得见！那……那老料被我卖了……”说罢，他愧疚的低下了头。

林婉清如遭雷击！

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是爸爸要给妈妈凑手术费才不得不如此的。

“孩子，对不起。”林父声细如蚊，眼底的愧疚遮都遮不住。

林婉清难过的红了眼圈，她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爸爸，爸爸也是为了救妈妈的命啊。

可是她仍然心如刀割，如果她再有用点就好了。

第二章 非遗评

审团的退稿



林父拍了拍她的手道：“今天我给你阿妈送饭吧，你……卖老料这事儿你帮我瞒着点你阿公。”

林婉清点了点头，依旧如鲛在喉。

她将母亲的饭食用保温桶装好，递到父亲的手里，看着父亲有些蹒跚的背影，心里止不住的难过。

转身回厨房将餐具收拾干净，她关上门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片沙滩前，坐在白色的沙滩上，看着游人在碧蓝的海水里嬉戏打闹，海浪声一波接着一波涌来又退去，海风习习的吹，带着特有的凉意和腥咸。她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了许多。

父亲卖老料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思无益，不如考虑考虑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这些年林氏木工作坊一直在走下坡路，举步维艰，连生计都很难维持。

前段时间，野生黄花梨树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禁止盗伐，想要做野生黄花梨木的活儿，就得去国外取材，最近的便是越南。

随着海南自由港红木交易的新规出台，去国外进口野生的黄花梨木看似变得可行，可是林婉清心里清楚，这些越南来的料子跟海南本地的野生料子根本没

法比，海南料散发着清幽淡雅的降香味，而越南料的味道发酸发涩。

思及此处，林婉清的嘴角挂起一抹苦笑，无论如何折中，好像都有遗憾。

再者说，即便是国外能来野生料子，成本这一块依旧比人工培育的黄花梨木料子贵，贵意味着市场收缩，市场收缩意味要么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要么意味着老手艺人生存举步维艰。

很显然林家是后者。

料子选人工培育的黄花梨木已是林婉清能做的最后让步了，至于之前父亲提出的用机器代替手工，她是万万无法接受的，若是那样的话，每块木料无论纹理如何，只做一样的处理，所有的一切都会沦为平庸。

那林家流传下来的手艺将失去用武之地，后世子孙即便得了好料子也只能干瞪眼，已经失了处理好料的技术，无论做家具还是做工艺品，都僵硬的像是在给尸体化妆，岂不是太可惜了。

海岸旁的烧烤店里，一个虎背熊腰的东北大哥拉开店门开始做生意，音响里传来震耳欲聋的DJ舞曲，林婉清皱了皱眉头，只觉得耳朵吵的厉害，她站起身来开始往家走。

穿过树影婆娑的椰林，一对大学生情侣正在椰林下拿着手机拍照，口中大喊着：“茄子！茄子！”青春洋溢的笑容顷刻间被定格。

林婉清亦被这简单的快乐渲染了，不经意间露出一抹微笑。

回到家中，阿公还在歇息，林婉清没有干活吵醒他，而是坐在电脑旁打开了非遗申请的页面。

结果已经出了。

她呼吸急促的打开详情页，待看清具体内容后，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心里默念：竟然被拒了！

诚然，她对自己的手艺十分有信心，林家木工坊从明清时候就存在了，八代人的积累，八代人的总结，她已经吃透了大部分技艺，她送去参选的作品是一架“百鸟朝凤”黄花梨木手工木雕屏风，每一处细节都雕刻的精妙无比，灵动非常，为主的凤凰仰头高歌，姿态骄傲且高贵，众星捧月的百鸟微微俯着身，姿态灵巧，千变万化，每一根细羽都充满着灵动之气，无一处不令人惊叹。

可就是这样一副接近完美的作品，还是落选了。

非遗评审团给出的意见：作品停留在仿古，缺乏当代表达。

林婉清如遭当头棒喝，“仿古”和“当代表达”两个词迅速填满她的脑海，一时间她已无法思考，蜷缩在电脑椅上发呆。

良久之后，她深呼一口气，暗自安慰自己，不是自己不够好，只是……手里的老技术还没跟这个时代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可至于怎么融合，她依旧没有什么头绪。

墙上钟表的表针卡嚓卡嚓的走着，她揉了揉发麻的腿脚，下地从柜子里翻出阿公的笔记本，一页一页不停的翻看，这是她遇到难题时下意识动作，仿佛只有这些老旧的笔记本，钢水痕迹已经有些模糊的字迹才能抚平她心底的焦躁与不安。

这些散发着陈旧木质香气的纸张，已经变得有些薄脆，她小心翼翼的翻动着，笔记本里夹着一张1980年文昌林氏工坊的老照片，照片老旧的有些褪色，边缘泛黄，甚至整张照片因为岁月的洗礼已经变得凹凸不平，散发着一股特有的胶质味道。

照片上林氏工坊的模样也因此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她随手翻过来一看，视线忽然定格在照片背面的一行简洁的文字上：木性即人性——能屈能伸方为大器。字迹斑驳，钢笔落下时的力道却依旧遒劲。

木性即人性，能屈能伸方为大器，她心里不断的默念这句话，电光石火间，脑海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

第三章 带手串的异乡人



虚掩的门扉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身穿纯色 Loro Piana Polo 衫，藏蓝色手工定制西装裤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他手里抱着一只檀木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串黄花梨手串。

他的个子很高，差点要顶到门框顶部了，五官很立体，皮肤白皙，有明显的华裔与东南亚人混血的特征，唇角噙着笑，用生疏拗口的海南话打听道：“林氏厂在底处？”海南话该发 Ti 音的底字，发出了普通话里的 Di 音，不过林婉清还是听懂了。

林婉清点了点头，直接用普通话问道：“哪个林家工坊？”

男人果然用带有东南亚口音的普通话回道：“做黄花梨木工活的林家工坊。”这次显然说的顺畅自然了许多，也没再发错音。

林婉清回道：“大抵是这里了，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男人闻言一喜，他自顾自将手里的檀木盒子放在面前的工作台上，然后将身后大大的黑色背包卸了下来，松了松肩膀道：“您好，我叫詹逸晨，之前在海南找了许多地方，可算找到这里了。”说着，他将手边

的檀木盒子推向林婉清。

林婉清看着檀木盒里装着一只黄花梨手串，只觉得这手串上的鬼眼纹莫名熟悉，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却忘记了在哪儿见过了，着实奇怪。

她忍不住拿起手串仔细端详片刻，仍不得要领，忽然她手上一空，林阿公迅速将手串夺过去，反复看了几眼，笃定道：“这是道光年候林家其做工！”

林婉清讶异问道：“阿公，确定吗？”

林阿公指了指其中一个串珠线口处，继续道：“这是我祖公其号头。”

林婉清仔细看时，果然见那里有个极小的“林”字，一笔一划都纤细如蚊腿，却又清晰可见，最后一笔“丶”的尾端轻轻上挑里卷，确实是林家一位先祖给作品做标记的习惯，全中国独一无二。

“加是即条珠串嘅料，共我厝旧料同个祖宗，花纹生一模共款，都係道光年间林家铺头嘅货。”林阿公笃定道。

詹逸晨欣喜道：“那可太好了！不瞒你们说，这个黄花梨手串是我先祖的，先祖之前曾因做红木生意频频下南洋，后来便在印尼定居了。他曾数次跟子孙后人讲，若论黄花梨木的手工活还是海南林家做的最地

道。”

林婉清闻言一笑，没人不喜欢被人肯定，尤其是受了连番打击之后，她扬眉白谦道：“您客气了。”

詹逸晨兴奋的拉开背包拉链，掏出一摞老照片，顺带带出几小包粉料，他连忙将其塞回包里，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解释道：“抱歉，是从家里带来的几包印尼咖喱粉，怕吃不习惯海南饭。”

林婉清点了点头道：“出门在外，可以理解。”

他将手里的老照片递给林婉清道：“这是之前先祖留下的老照片。”

照片上全是各式各样的黄花梨木家具，都是些老款式，有些是出自林家之手，有些不是，但无一例外都是精品，林婉清不觉看呆了，边看边点头，不过她却对詹逸晨的来历产生了疑惑，说了这许久，他还没说明他的来意呢。

“都是好东西。”林婉清发自内心的肯定道。

詹逸晨赞同道：“是啊，可惜后来家里做起了食品生意，把先祖的老行当丢了。我打小就对这个很感兴趣，听说中国政府要把海南设成自由贸易港，便想趁着这个机会再将家里之前的红木生意做起来。”

若只是单纯的做红木家具生意，海南儋州便有成规模的加工厂与种植林，他完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来文昌寻林家工坊，可他却跋山涉水的来了，可见他心里是有别的图谋的。

眼见到了晌午，林阿公是个特别热情好客的人，非得要留客在家里吃饭，嚷嚷着要现杀一只鸡，做海南鸡饭吃。

林婉清悄悄将他拉到一旁说道：“恐怕不行，这人是印尼华裔，恐怕吃不惯我们海南的饭，我领着他去外面的餐厅点份咖喱牛肉吃吧。”

岂料詹逸晨在背后幽幽的说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吃过海南鸡饭的，很美味，多谢林阿公招待了！”他吃不惯的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糟粕醋火锅，不过在海南的这几日他点了些别的吃的，辛辛苦苦带出来的印尼咖喱粉没了用武之地！

林婉清闻言深吸一口气，内心吐槽：这人还真不客气！

詹逸晨似是看出了她的腹诽，十分自来熟的说道：“以后麻烦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我就不客气了。”

林婉清：“……”

林阿公笑呵呵的出门了，在他口中詹老板也变成

了小詹，让林婉清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人家，他眼光毒辣的很，知道这是个大主顾，可不能跑了！



第四章 木髓线

里的学问

林婉清的阿妈生重病住院了，林父也不在家，林阿公年纪大了，身体亦不大结实，中午这顿饭还是林婉清操刀做的，都是些家常菜，一道文昌白切鸡、一道香煎马鲛鱼、一道咖喱牛肉、一道咖喱蟹、一道白灼菜心、一道清炒笋片，下了三碗抱罗粉。

三个人六个菜，林阿公还掏出了自己私藏的小酒，拉着詹逸晨小酌两杯。

三人边吃边聊，林婉清直言不讳道：“若论做黄花梨木家具，儋州有成熟的产业线，詹总似乎对此并不是不知情？”

詹逸晨笑道：“确实，我有仔细了解过儋州红木家具的生产线，结果差强人意，他们做不出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所以，他才千辛万苦的找到林家工坊碰碰运气。

林婉清闻言心中一动，不动声色的问道：“不知詹总想要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可以具体说说吗？”

詹逸晨笑道：“我想要些有内涵的红木家具，就如我带来的老照片上面的那种，不过还要再改一改，最好能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

林婉清失笑道：“要做成那种感觉的，说难也不难，

需要手工慢慢刨制，少则数日多则数月才能出那么一件，詹总不怕赔本呀？要知道外面的红木家具都是机器活，一天可产数十件，不是我们这种手工作坊能比的。”

詹逸晨道：“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林家工坊的当家人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失手工雕刻的精细，又有机器生产的效率。”

他的目光掠过林婉清，落在林阿公身上。

林婉清吃了一块鸡肉，开起了玩笑道：“这个不好干，詹总得把海南做黄花梨木的所有老匠人集合起来才行。”

林阿公摆了摆手，对詹逸晨说道：“无乜用咯，无乜用咯，岁头大啦，手乜抖抖跳咯亲像筛糠，林氏厂现下都我嫲孙在理落啦！”

詹逸晨讶异了一瞬，林婉清迅速捕捉到他难以置信的神色，回道：“怎么？瞧不起人？”

詹逸晨连忙说：“没有，只是有些惊叹，林小姐太年轻了。”

林婉清道：“等吃完饭，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林家工坊，我虽然人年轻，手里的活计还算老道。”

林阿公笑吟吟的用海南话说道：“自细随我学弄刀。”意思是林婉清从小随他玩刀了。

林家祖孙这么一说，詹逸晨更好奇了，几人吃饱饭后，又回到了林家工坊，店面其实并不大，说起来只有两间屋子，一间大一些的充作操作间，一间小一些存放老料子，只是存放老料子的那间屋子是秘不示人的，除了林家祖孙三代能进，旁人万万进不得，强行闯入只会触发警报器。

所以，林婉清只带着詹逸晨仔细参观了操作间。

林家工坊的操作间保存着老一辈匠人用贯的所有刀具，整整一面墙都挂着各式各样用得锃亮的刻刀，甚至有几把刀柄磨的油光水亮，刀身黑漆漆的，刀刃又是雪亮雪亮的，连缠在刀柄与刀身的布条都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林婉清见他盯着一把刻刀不放，介绍说：“这是我爷爷的祖公的刀，兴许还为你们詹家刻过东西呢！”

詹逸晨点了点头，转眼又看了看一旁的牛角刨和各式大小不一的锯子，心里连连称叹，这正是他要寻找的老手艺人铺子了，可惜林阿公年事已高，不能操刀了。

他拿起操作台上一个未完成的茶盘仔细看了看，

见盘面上的花纹漂亮，被抛磨的油润了，摸上去手感极佳，与他以往见的料子大不相同，他不禁好奇道：“模样真好，是野生的老料子吧。”

林婉清脸色变了变，心里对詹逸晨有了定位，这是个空有热忱，不懂木料的华裔商人，她接过他手里的茶盘，又转身去旁边拿了一块木料，将两块木料放在一起，拿放大镜放大了两块木料的花纹，她对詹逸晨说道：“詹总，你看人工木髓线直，野生林是歪的——就像咱海南人，山里长大的和城里长大的，性子不一样。”

不是看似有不错的花纹的黄花梨木就是野生的，林婉清心里默默念了一句。

她又将两块木料放在台灯底下照了照，介绍道：“人工林木的花纹均匀些，透光也更均匀些。”

詹逸晨仔细一看，果然如此，他将两块木料放在手里若有所思的盘磨着，喃喃道：“小小的木料竟然有这么大的学问，只是这种野生的老料子不好寻了，全球都要环保嘛，中国政府已将野生黄花梨树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名单，我们若成规模生产的话，只能选择人工培育的黄花梨木。”

詹逸晨从背包里掏出东南亚红木市场调查报告，翻

到最后一页递给林婉清道：“环保型红木制品国际需求激增，人工林黄花梨因可追溯性溢价 20%。”

林婉清却仍坚持：“没有野生老料就做不出能打动世界的东西。”

林阿公冷笑：“人工做个乜，摆无耐得。（人工林做的东西，摆不久）”



第五章 赵老板
的“诚意”

林婉清手执雕刻刀，在一块精心挑选的人工林黄花梨木上做精雕，月前客户定制的茶摆件，一樽活灵活现的弥勒佛像，盘腿而坐，袒胸露腹，右手执佛珠，左手放在左腿膝盖前，作开怀大笑状。

客户是个中年男人，给一家大型物流公司当司机，新近装修了一套房子，像添置些有档次的玩意，他认准了黄花梨木雕，倒不在意人工林还是野生林，只听人家说黄花梨木值钱，高档，便定了个茶摆件，人很爽利，自己选好料后，定金付的十分痛快，亦没有那些吹毛求疵的要求，只让林婉清自己看着弄。

这样的客户最好打发，但林婉清是个较真的人，经她手的活丝毫不糊弄，每一刀都雕的极细致认真，态度一丝不苟。

半晌后，她放下手中的刻刀，仔细端详手中的茶摆件，纵然她没有偷工，这个茶摆件还是少了几分韵味，她轻轻抚摸着这块料子的花纹，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还是人工林的料子不行，花纹太过板正，雕出来的东西也板正，少了一份独属于野生黄花梨料子的灵动之美。

林父坐在门口吧嗒吧嗒抽卷烟，妻子的手术费是

凑够了，可后续的康复治疗亦是一笔不小的花费，林家工坊的迎收如今只能混个温饱，平日没什么大事还能过活，一旦有灾有难了，难熬的紧，良久，他叹息道：“林家工坊得寻新的出路了。”

林婉清手下的动作一顿，抬眸看向父亲，开口问道：“是不是医院那边又催缴费了？”

林父将半截卷烟在门缝儿捻了捻，细碎的火星子挣扎着跳了两跳，回光返照似的亮堂了一下，林父又使力捻了捻，火星子彻底掐灭，徒留满室的苦味。

“不单单是这件事。”林父抚了抚老旧的门框继续说道，“你阿公有些看法其实也不全对，人工林是不如野生林好，但人得活着，手艺也得在新时代传承下去。我看与詹家的这门生意，可以做。”

林婉清轻轻将手里的茶摆件放好，慈眉善目的弥勒佛冲她露出半个笑脸来，那半个还没刻好，她嚯的一下子站起来，情绪有些激动：“与詹家做生意就得上机器活了，料子是人工林的，活计是机器在干，我怕砸了我们林氏的招牌，祖宗闭眼也闭不安稳。更何况，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还何苦守着林家工坊，干脆出门去红木家具厂找个工，每月还有固定收入，不更稳妥？”

恰在这时，林家工坊的大门响了，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臂间夹着个黑色公文包推门走了进来，边走边说道：“哟哟，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嘛！老林你也是咯，跟孩子计较什么？”

说着，他从外套内侧的衣兜里掏出一个绿色的烟盒，打开烟盒盖子推向林父道：“老林，抽一个消消气咯，万事都好商量嘛！”

林父抽出一根叼在嘴里，问男人借了个火，点着后猛吸了一口，辛辣的烟气有些呛嗓子，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男人自己点了一根，笑嘻嘻的说道：“椰王牌的烟是这样的嘛，乍一抽有些辣嗓子咯，抽习惯了还离不开它了呢！”

林父点点头，吩咐林婉清道：“婉清，给赵老板倒杯鹧鸪茶。”

赵老板也不客气，直接进门将公文包丢在工作台上，坐在林阿公时常休息的藤椅上，放松的吐了个眼圈说道：“老林，今天我可是带着合同来的哟，我给的价钱你满海南打听打听嘛，绝对公道，童叟无欺的嘛。”

林婉清悄悄走到林父跟前，压低声音问道：“阿爸，你又要卖老料子？”

“这事没办法咯！”林父纠结道。

“上次的事儿，阿公可能起疑了，私底下有意无意问了我好几次，我只好说外头有展览会，你将野生老料借出去展览了，过段时间就会还回来。如果这次再卖，我都不知道怎么搪塞他了？”林婉清道。

赵老板把脚翘起来，一边抽烟一边对操作台上的人工林料子指指点点，他看着林婉清雕到一半的弥勒佛茶摆件，嫌弃的“啧”了一声，说道：“野生林才是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人工林顶多算工艺品嘛，老林你跟我签了合同，我不会屈你的好料的嘛。”

他见林父面露犹豫之色，顿时有些急了，青灰色的烟气从他鼻子里卷成团喷了出来，他敲了敲桌面上的合同，急切的催促道：“快来签嘛，你老婆的病不治啦？”

林婉清走过去，将茶盏放在他面前，顺手拿起桌面上的合同，条款什么的都已拟定，只在末尾签个字，买卖就成了。

说实话，他出的价钱是不低，可……卖老料与卖林家的命根子也没什么区别了，阿妈的病却不能不治。

林婉清抬头道：“赵老板想必也知道，我们手中有道光年间的老料，这在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个来，可以

说是有价无市。”

赵老板掀起眼皮看了她两眼，问道：“你想怎么样嘛？”

“我们手中的老料子只租不卖。”林婉清坚定道。

赵老板点了点头，传统的手艺人嘛，都有些莫名的傲气，说什么只租不卖，不过是拉不下脸嘛！

他戏谑的说道：“我租 99 年呢？”

林婉清面色一寒，正色道：“我们只出租三年。”

赵老板不知想到了什么，点了点头道：“也好，不过就不是合同上这个价咯，你们再仔细商量商量咯，我的时间不多嘛，我相信你们的时间也不多。”

他比了个打电话的姿势，扯过合同潦草的塞进公文包里就走了。

汽车扬长而去，林婉清蓦然扫见他的车后座有“吊罗山生态保护区”的宣传单，目光一凝，这是盗伐者惯用的伪装道具。

这个赵老板行事还真是荤素不忌，不择手段，这样的人在她这里这么好说话，想必也没憋什么好招，他对林家的老料定然势在必得。

但无论怎样，能租就绝不能卖。



第六章 吊罗山的
树农

窘迫的家境、传承黄花梨木雕手艺的梦想、非遗评审团的退稿，每一桩每一件都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林婉清心头，压的她喘不过气来。

她烦躁的揪了揪头发，难得没继续把自己闷在林家工坊的操作间里，而是选择戴上遮阳帽去海边走一走。

海港处停泊着许多渔船，有不少皮肤黝黑，身形精瘦的渔民在渔船上忙活着，岸边停了不少货车，一箱子一箱子的海鲜迅速被封口运上货车，微凉的海风温柔着熏陶着这座海岛，海岛也招惹了几分大海的气息。

林婉清眺望碧蓝的大海，耳边不断回想阿公的话、阿爸的话、赵老板不怀好意的笑声和詹逸晨热切的合作邀请，脑海里逐渐乱成一团，心绪随着海浪声起起伏伏，远处传来海鸥的叫声，只是这叫声愈来愈近，愈来愈响。

旁边的游客小姑娘提醒道：“姐姐，你的手机铃声响了。”

林婉清这才回过神来，她一贯喜欢用海鸥的叫声来当手机铃声的，此刻却混淆了，她来不及多想，连

忙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詹逸晨的声音：“林小姐今天有空吗？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哪里？”林婉清问道。

电话那头的詹逸晨卖了个关子，笑道：“到那里你就知道了。”

好似笃定她会去似的！

林婉清想了想阿妈的医药费，没有一口回绝，顿了顿说道：“有空。”

电话那头詹逸晨心情极好的笑了一声，说道：“好！待会儿我去林家工坊接你，回见！”

“回见！”林婉清挂了电话，低头一看鞋尖被拍上岸的海浪溅湿，潮黏黏的很不舒服，旋即她站起身来，甩了甩鞋子里的水滴，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詹逸晨和他的座驾停在林家工坊门口。

林婉清刚换了一双新鞋子，听到门外停车的声音，扒头一看，讶异道：“这么快？”她迅速拿了包包出门了。

二人下了一段长长的高速公路后，又经过一段十分曲折的盘山公路，汽车这才悠悠驶停。

林婉清抬头一看，只见入口处挂着一张“海南省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基地”的牌子，这里有热带雨林特别的繁茂，整个基地像一块绿色的巨大纱布，所见之处，无不葱葱郁郁。

这里风景秀美，热带阔叶林生长的遮天蔽日的，与一座修葺精致的度假村隔山谷相望，对面度假村周围有“天然森林氧吧”六个大字招牌。

詹逸晨笑道：“怎么样？这里不错吧？”

林婉清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詹逸晨率先走在前头引路道：“这是吊罗山人工林基地，里面有专门一块地是培育黄花梨的，走，进去看看吧。”

林婉清跟着他往里走，边走边抬头观察，这里的人工林木应该有些年头了，有不少树木已经成材可以用了。

行至半山腰的地方，苍山点翠间，有两三粒穿橙黄色工作服的树农正在在给人工培育的黄花梨疏枝。

专门收敛这些剪下来的枝条的工人将剪下来的枝条悉数搬到车子上。

一开始林婉清还以为他是在清洁道路，不料却见

他将这些枝条整整齐齐的码放在车厢里，詹逸晨见状解释道：“这些修剪下来的枝条也是宝贝，要送去专门的加工厂里提炼降香油的。”

林婉清有些讶异，心道：这些没什么味道的鲜嫩枝条竟然可以提炼降香油？！

詹逸晨笑道：“诚然没有野生黄花梨木的味道足，但也还可以用，买家也不少呢。”

林婉清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一块电子监测仪上，好奇的眨了眨眼睛。

詹逸晨指着电子监测仪道：“每棵树都有“身份证”，林业站能远程看生长数据。”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人工林黄花梨木的可溯源性？”林婉清问道。

詹逸晨微微颌首，回道：“了解一棵树的来龙去脉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确实如此。”林婉清赞同道。



第七章 风痕纹
的启示

吊罗山人工林黄花梨基地的树年岁并不完全相仿，有近几年新栽种的，也有年岁稍微久远些的。

林婉清抬头望见一棵被台风刮弯了的树干，她伸手摸向皲裂的树皮，灰白色的树皮包裹着遒劲的枝干犹如一片灰色的海洋，伸手碰触间便可激起一圈细微的涟漪波浪。

这棵曲折的黄花梨树的树干直径大约有三四十公分，保守估计得有五十年的树龄了，一个干瘦的工人正在给它疏枝。

工人抬头见有人来了，十分热情的打招呼道：“詹总来了！”

詹逸晨点了点头道：“阿福辛苦了。”

阿福关掉滋滋作响的疏枝电锯，笑道：“现在都是机器疏枝，可给我们省了老大的力气，谈不上辛苦。清晨起床，来山间走走就把活干了，修剪掉杂枝才能让主干成材——就像做手艺，得学会取舍！我们乐得看这些树木成材。”

他看起来性格开朗，十分健谈，见林婉清盯着眼前的黄花梨树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不由解释道：“我们故意留着几棵不扶，让木纹带点野气——就像老匠

人说的‘木要有点脾气’。”

林婉清点了点头，她挪动着脚步，围着这棵弯掉的树木走了一圈，脚下踩动着枯枝落叶发出莎莎的细响，她突然掏出素描本，画下“海浪纹茶盘”草图。

詹逸晨走过去低头仔细一看，赞叹道：“妙！因纹设计，因材施教，林小姐这张设计稿很妙。”

林婉清没有因为他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只是实话实说道：“这是传统匠人必备的技能，顺着木质的纹理勾勒器形事半功倍。”

一旁的工人阿福看设计稿看得似懂非懂的，不过他明白了詹逸晨和林婉清的谈话，不禁开口道：“只是这样的黄花梨木需要天工，数量也不算很多，更多的是老天爷一发怒一道风一道电的给砍死了，我们重新砍掉再栽培新树苗的时候比较多。”

这倒是真的，所以人工林黄花梨的木纹比较均匀，毕竟这种树长得慢，五六十年才肯成材，中途若不幸被台风拔了或是被闪电劈了，许多年的心血付诸一炬，还不得心疼死种树人。

几人正说着，天空不知何时飘起了小雨，雨滴滚落到层峦叠嶂的树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这座热带雨林像是活过来一样，树与树之间因为雨的连接

在亲密交谈着。

不一会功夫，雨越下越大，詹逸晨和林婉清都没有带雨具，只好暂时去工人们歇脚的小木屋里避雨。

其余的工人已经干完活收工下山去了，阿福因为与詹逸晨他们聊了会天，耽搁了点功夫，误在了山上。

他将手里的工具存放在小木屋的角落里，转身从一旁的矿泉水箱子里拿了两瓶矿泉水递给詹逸晨和林婉清。

二人接过矿泉水道了谢，便拧开盖喝了起来。

林婉清抬头发现山上居然还有人，骑着摩托在四处巡逻，车斗里还装着防水的红外相机。

阿福解释道：“是山上的护林员。”

詹逸晨目光一定，问道：“这时候上山不危险吗？”

阿福摇了摇头回道：“也是没办法的事，越是天气恶劣越要漫山遍野的巡逻，监控产生故障就要派人进山，现在这雨还不算大，还可以骑着摩托上山，雨下得再大些可就要肩扛着这些设备上山了。现在盗伐珍稀树种的人太多了，越是天气恶劣他们越要出动，为点红票子连命都不要了，缺德的很，很多成百上千年

的老木料都被他们祸祸了。”

林婉清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赵老板，想到车后座的“吊罗山生态保护区”的宣传单，没来由的一阵心烦。

说到底还是红木市场需求太大了，经过上千年的砍伐，海南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野生黄花梨，便是有也该给后代留些什么，不能一口气都把这些树砍完吧。

她灌了一口水，思绪清晰了些，起身用旁边的小木杈去刮脚底下沾着的红泥，红泥黏泞，她费了好半天的力气才清理干净。

不知不觉间，雨慢慢停了，阳光跃过乌云给天空带来一道绚烂的彩虹，空气中泛着泥土和草木混合的清香，林婉清的心情也逐渐明朗起来。

她望着大片大片的人工林黄花梨树，对詹逸晨道：“人工林木纹虽然不如野生林木纹复杂多变，却因生长环境稳定而更适合标准化设计。希望人工林黄花梨木能够打开市场，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盗伐。”

詹逸晨勾唇笑道：“拭目以待，我很期待林小姐的新作。”



EMERGENCY

第八章 病房里
的妥协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昌应急广播。据海南省气象台紧急预警，今年第5号台风‘韦帕’正携狂风暴雨向我市逼近。

此刻近海已掀起10米狂浪！未来24小时，全市将遭遇10-11级阵风，海边大树可能被拦腰斩断！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暴雨如注！累计雨量超300毫米，低洼地带恐成汪洋。

台风正以25公里/小时速度扑向广东西部，最迟明晚将靠近文昌……”

“啪！”的一声，林婉清关掉窗台的收音机，她将刻刀放回工具箱，将工作台上的碎木屑小心翼翼的收敛到盒子里，擦干净手上的尘屑，起身对林父说道：“要变天了，阿爸将家里的门窗封好，我去医院看看阿妈，这一变天又要好几天将她自己留在医院了。”

林父跟着起身道：“好的，你先给你阿妈带些换洗的衣物，我收拾完家里给你们送饭去。”

“好啊。”林婉清解了围裙和套袖，回房间另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裙，出来时手上已经提着一个圆鼓鼓的手提袋了。

她取了遮阳帽和墨镜，回头对林父说道：“阿爸，

我中午要吃陵水酸粉，要浇淋多多的酸汁。”

“没问题。”林父道。

林婉清戴好遮阳帽和墨镜，兴许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外面的太阳依旧曝晒的厉害，炙烤的人浑身难受，不出片刻全身都冒黏腻腻的汗珠子。

远处的渔船已经陆陆续续收网回港避风了，平时热闹的海滩这时候倒是分外安静，想必大家都知道台风将近，索性在屋子里躲台风。

林婉清跨上去医院的公交车，空调的清爽让她的精神为之一振，此时不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公交车上的人很少，透过干净的车窗玻璃，道路两旁的椰林迅速往后退去，车子开始启动了。

她找了个背阳的座位坐下来，安静的靠在车窗上闭目休息，这趟公交车的终点就是医院了。

似睡非睡的过了一路，最后到终点站的忽然清醒过来，连忙拎起手提袋下了车。

病房里，林母正在百无聊赖的盯着窗外的海口湾看人泊船，床侧有刚输完的点滴袋子还没来得及收敛。

林婉清轻轻叫了一声：“阿妈！”

林母转过头来惊喜道：“婉婉来了，最近工坊里忙

不忙？”

“还可以。”林婉清把手提袋里的干净衣服取出来放到床头柜里，又把林母穿脏的衣服整理好装进手提袋里，她一边忙活一边问林母，“您最近感觉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林母报喜不报忧：“比之前好多了，见了你一开心又好了一半，医生说我这个病只要动了手术就有可能治愈，你不必担忧。”

林婉清用洗脸盆接了半盆温热的水，将干净的毛巾浸湿后又拧干，开始给母亲擦拭身体，她一向干活麻利，此时的动作却格外轻柔。

林母摸着她指节处的薄茧叹了一口气，现在年轻的小姑娘哪里还有手上带茧的，她不禁愧疚的说道：“这些年难为你了。”

“可别这么说，都是我乐意的，一摸雕刻刀我便觉得心里踏实，要我干别的我还干不来呢。”林婉清语调轻快的说道，“您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身体养好，不要想七想八的，实在不行猜猜中午阿爸会给咱们送什么好吃的？”

“我猜是陵水酸粉。”林母笑了笑，说道。

“阿妈果然厉害！”林婉清情不自禁的翘起大拇指。

指夸赞道。

林母道：“热天胃口差，酸粉开胃，你是不知道医院旁的陵水酸粉摊子卖的有多贵，就那么一碗粉竟然要卖到十二块钱。”

林婉清一边给她擦拭身体一边说道：“医院附近嘛，从来不缺客源的，价钱一向如此。”

林母点了点头道：“还是家里的饭吃的舒坦。”

林婉清给母亲擦拭完身体，坐在母亲床边给她削苹果吃，水果刀在她指间翻飞，顷刻之间苹果就削好了。

林母摩挲着她指间的薄茧，感慨道：“你阿公年轻时，也总在木料堆里待着，他年纪大了，又换了你。”

母女俩正说着，林父提着饭盒进门了，他皱着眉头，似是遇上了什么烦心事。

林婉清接过饭盒，将盒盖一一打开，果然是酸香味十足的陵水酸粉，由于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酸粉有些发软发坨，不过多搅拌几下，无伤大雅。

林婉清和母亲一人占了一个饭盒吃粉，林父见病房里的活计都被林婉清收拾完了，他在病房里转了转，无所事事，一转身躲到楼道吸烟区吸烟。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林婉清拿着饭盒出来清洗，望着父亲佝偻萧索的身影，她想了想走过去，问道：“阿爸，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林父掐灭手里的烟蒂，叹了一口气说道：“听护林员阿武说，赵老板最近在找能进山的向导，你猜的没错，他果然跟盗伐的犯罪团伙有勾结。”

林婉清突然说道：“阿爸，咱们把剩下的老料赎回来吧——不用它做展品，留着就行。”

林家绝对不能给盗伐者站台！



第九章 “生生不
息”的草稿

林婉清回到工坊后，看着被赎回来的林家“海渊纹”老料，这块光绪年间就被林家先祖收藏的老料子，犹如林家工坊的定海神针。

她暗暗松了一口气，终于敢光明正大的直视阿公的眼睛了，不然总感觉自己在做贼，哎，可不是在做贼嘛！幸好，这一切挽回的及时！

多亏了詹逸晨肯出手相助，她才迅速凑齐那一大笔资金，投桃报李，她也该拿出合作的诚意了。

不错，就是合作，跟华裔红木商人一起做人工林黄花梨家具，总比跟赵老板这种欺世盗名之辈搅合在一起要好！

林婉清抽出前几日参观海南省珍稀树种培育示范基地时画的海浪纹茶盘草纸，仔细看了又看，人工林黄花梨的花纹不全是这样的，大多数人工林黄花梨的花纹分布比较均匀，可也更适合标准化设计。

她望着工作台旁零散的野生黄花梨木边角料，忽然灵机一动。

可以用这些野生黄花梨木的边角料给人工林制成的器物赋魂啊！简单来说就是给人工林黄花梨木做拼接设计，在人工林黄花梨木茶盘的底座刻浅浮雕，增

加其艺术观赏性，中间嵌野生边角料，新工艺与老手艺相结合，这样既能规模化生产，又能把老手艺传承下去。

林婉清越想越开心，说干就干，她翻出一个刚做好的人工林黄花梨木茶盘，手执小号平口刀对茶盘进行精细线条勾勒，小心翼翼的修整着。

钟表滴滴答答的走着，半天的时间慢慢过去，一整幅茶盘的山水浮雕终于雕刻了出来，她认真端详了一会儿，用三角刀进行纹理细节的精修，终于达到她的满意程度了。

她轻轻将茶盘放在一旁，着手挑拣合适的野生黄花梨木边角料，是给一个大客户做家具切割下来的，不够做个器物的，至多只能做些微型摆件，好就好在这些边角料的纹路是清晰的。

海南黄花梨木最重要的就是纹路。

林婉清手边的野生黄花梨边角料是极品山水纹，纹理线条飘逸灵动，很适合顺着木纹做个山水摆件。

她将边角料的纹理与茶盘浮雕比了比，小心翼翼的切裁了一片山水纹木料嵌进茶盘的浮雕里，大小正好相宜，拼接处她特意用了老手木工活的榫卯结构，使其不仅结实而且自然流畅，浑然天成。

整个茶盘造型因她的匠心独运，精美漂亮了许多，她的想法果然不错！

既然得了实验成果，她在自己的设计纸上修修改改，待成稿时已经到了下午，她为自己的设计稿取名为生生不息！

外面已经变天了，椰子树被狂风梳了头，渔船被靠靠的固定在避风港里，街道上飞沙走石，行人裹紧身上的外套背对着风吹来的方向艰难前行。

林父已经提前将林氏工坊的窗户用胶带加固了，此刻已经关的紧紧的，并且上了锁，结实的不得了。

林阿公一手拎着话匣子一手拎着小马扎从外面回来，一开门便带进一股强风。

林婉清冻得瑟缩了一下，风吹落了一页她的设计图纸，她弯腰去捡，待她重新坐回原处时，发现阿公在死死盯着她改良的人工林黄花梨木茶盘，半晌不语，让人看了心里发毛。

林婉清轻轻叫了一声：“阿公？”

孰料，林阿公端起一杯鹧鸪茶泼在茶盘上，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阿公！”林婉清惊呼一声，站起身来。

林阿公气得嘴唇颤抖，他指着茶盘说道：“你自己看，老料吸水快，人工林吸水慢，作为茶盘这样设计，你自己觉得合适吗？老料是用来镇场子的，不是贴在新料上的补丁！”

林婉清抿了抿唇，只认同阿公的前半句话，后半句她是不认同的，她是用旧料给新料赋予灵魂，是真正经的串传承老手艺，才没有一味的给新料打补丁。

至于吸水性的问题，她只能承认她的设计还不够完善，她会重新修改的！

林阿公手里夹着他的话匣子摔门进了后院，声音的余波将工作台上的碎屑都震落了些。

林婉清翻看设计图的动作一动，她偷偷回头瞄了一眼，林父出来打圆场，安慰女儿道：“我觉得你设计的很好，可行性高，既美观又与众不同，一定会很有市场的。”

林婉清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她一边在先前的稿纸上勾勾画画一会回道：“谢谢阿爸。”

说话间，她已经将嵌在中央位置的野生老料改为嵌在四周的位置，若还不尽人意的话直接将野生老料雕成茶摆件放在茶盘上，都是可以考虑的备选方案。

林父见女儿有收工的迹象，他拿出一份《人工林

黄花梨树培育合作协议》的合同，继续开口对林婉清说道：“婉婉，我想包一块山地专门培育黄花梨，我坚信只有懂木材的人才能培育出好木材来。”

林婉清抬头回道：“政府一直倡导绿色发展，您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试一试的。”

林父重重的点了点头。

第十章 詹家的
账本



台风来临，外面暴雨如注。

整条街道和海滩都空无一人，远处的海浪被台风卷着排山倒海而来，发出震耳的隆隆声，靠近海岸的人家发觉自己家的房子被这狂风巨浪吓得瑟瑟发抖。

不过，任凭外面再如何风吹雨打，林婉清依旧在修改自己的设计稿。

雨水像瀑布一样拍在窗子上，玻璃窗被蒙上一层朦胧的面纱，让人看不清楚外面的状况。

林父在操作间的另一段接电话，电话另一头的噪音巨大，裹的对面的人声失了真，断断续续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林父无奈，只得开了免提，将通话声音放到最大，赵老板充满海南腔的话气急败坏的传来：“老林，你的脑袋是不是不清楚咯，什么都听你女儿的嘛？女人家能有什么见识嘛？林婉清还不是守着木头喝西北风！我说过咯，那几块清朝时传下来的老料在你们林家手里没什么用处嘛，你交给我咯，我有人脉市场的嘛，你嘛，赔不了的咯！为什么要将木料赎回去的嘛，交朋友不是这样的咯！”

简直是魔音贯耳！

林父看了林婉清一眼，淡淡的回道：“赵老板，台风天没信号，听不清你在讲什么，你没别的事的话，我先挂了。”说罢，他利索的挂断电话，微微舒了一口气。

“他竟然还没死心？”林婉清有些不可思议的摇了摇头。

“他那边环境嘈杂的很，不像是在室内，这个鬼天气还往乱跑，真是要钱不要命！”林父说道。

“可见这人不择手段。”林婉清望了望存放老料的房间，嘱咐林父，“阿爸，那间屋子要不要再设一道防盗门，加个摄像头什么的？我看这个赵老板狗急跳墙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林父盯着存放老料的房间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道：“你说得对，是得做防盗措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里面都是先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千万不能出岔子。”

外面的雨一直下个不停，林婉清起身伸了个懒腰，想上网查点东西，刚划开手机就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是詹逸晨发来的。

林婉清点开对话框仔细一看，是一张清晰的图片，图片拍的是一页笔记，纸张泛黄，笔迹虽然有些晕墨，

但字迹清晰可见，一看便知有些年头了，但被人保养的不错，像这种老笔记本，她家也有一个。

“运琼作花几二十件往雅加达，用藤箱装，防海上潮。”一则 1920 年的老账记录穿过百余年的时光落在林婉清面前，她不知不觉间又将这句话多看了几遍。

那边詹逸晨发来视频通话申请，林婉清想也没想按了绿色图标，詹逸晨的摄像头由一个占据整个手机屏幕的大大人脸，迅速转移到老旧的账本上，詹逸晨的声音传来：“婉清，之前忘了提醒你，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海上防潮这一点，而且不止是运输过程中，东南亚的气候比海南还温热潮湿，我们得保证我们送过去的产品崭新如初。”

林婉清点点头道：“好，你这条建议对我很重要。”

一般情况下，整木的大家具防潮刷漆，再加上特殊的运输手段，例如用藤箱装运也就差不多了。

詹逸晨特意来提醒自己，是因为茶盘不算大物件，关键是还有新料旧料拼接的地方，如果刷漆的话，可能成品就没有那么严丝合缝的精美了，但若是不刷漆的话，就怕这些边边缝缝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生出霉点子不好打理，更有甚者木料会开裂，那就是自砸招

牌了！

詹逸晨的手指落在账本的“藤木结合”的字样，继续说道：“东南亚人喜欢这种混搭——你们的‘琼作’，加我们的‘藤编’，国际市场肯定认！”

林婉清盯着老账本里的木纹草图，她让詹逸晨把草图拍的清晰些，再传过来。

二人挂掉微信视频通话，不一会儿几张极为清晰的木纹草图传到了林婉清的手机，她仔细琢磨着这些图片，突然把自己手头的人工林设计稿改了又改。

天色不早了，外面的雨没有要停的迹象，林父端了几碗陵水酸粉过来，祖孙三人一言不发的吃饭。

林阿公还是有些气，气精心培养的孙女转头就不务正业了，专职小道，很不成体统。

林婉清悄悄给他夹了一箸鱼饼，林阿公虽然还是沉默着，到底把那块鱼饼塞进了嘴里，只是人还拉不下脸说话。

林阿公不说话，林父哪里敢言语，家里统共就三人，两人不说话，林婉清也不能自言自语吧。

好在，陵水酸粉是真的好吃又开胃，这顿饭也不算无聊。

第十一章 消失 的设计稿



台风终于消停了，水幕般的大雨渐渐转小，淅淅沥沥的，最后不知不觉的停了。

空气是前所未有的清新，詹逸晨又来光顾林家工坊，他说道：“文昌有家工厂产的木材加工设备还不错，要不要前去看看。”

林婉清因为防潮设计迟迟突破不了，心里非常焦躁，闷在操作间苦思冥想半日仍不得要领，不如出门逛逛，或许会有新的灵感，于是点头答应了詹逸晨的邀约。

环卫工人在开着垃圾车收整路上的废品，一棵被风拔倒的大树阻挡了他们的去路，要想通过去至少得等一个小时了。

林婉清和詹逸晨也不在车里闷坐着，见旁边的早餐店里开了门，果断下车去吃早点。

店里已经稀稀落落坐了不少顾客，有是附近的街坊邻居，也有上班族，还有像林婉清和詹逸晨这样的，被横在路中央的断树拦住了去路的。

林婉清点了一碗海南腌粉，詹逸晨点了一份椰浆饭，店里的海螺清汤是免费喝的，詹逸晨顺手打了两碗，将其中的一碗推给林婉清。

林婉清仔细看了他一眼，打趣道：“詹总不放咖喱粉吗？”

詹逸晨笑道：“早就不放心了，虽然印尼和海南的饮食习惯有许多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口味差异可以弥补。”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我还是接受不了糟粕醋火锅。”

林婉清点点头道：“许多来海南旅游的游客一开始吃也接受不了，不过问题不大，海南的美食有很多，不必单磕这一个。”

詹逸晨表示赞同！

二人吃过早餐后，发现拦在路中央的树干已经被
人挪走了。

詹逸晨一路顺风的载着林婉清来到那家仪器生产
厂。

厂内放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机器，工人在做简单的木材切割给要进设备的客户进行示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便是林婉清的设计稿，她一边翻手提包一边说道：“之前詹总提的建议我仔细想过来，藤木结合可以有效的防止红木在潮湿的环境下开裂，至于发霉的问题还亟待解决，这是我修改后的设计稿……”

忽然，她的声音戛然而止，手提包里空空如也，

她一拍额头懊恼道：“刚刚着急出门，手忙脚乱的，倒忘了把设计稿装进包里了。”

詹逸晨安慰道：“没关系，反正这里离林家工坊也不远，我们现在折返也来得及。”

二人又匆匆忙忙往林家工坊赶去！

林父在忙包山地种树的事儿，没在家。林阿公提了小马扎去街口看老伙计们打牌，也没在家。

林婉清见状掏出钥匙开了门，在工作台的抽屉里翻找了半天并没有找到，她心里疑惑，小声嘀咕道：“我记得明明把设计稿放在这个抽屉里了，怎么会没有？”

她又仔仔细细的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她不死心的翻了翻别的抽屉，仍然没有找到。

她翻找了整个操作间，最后在窗台处发现了端倪。

林婉清阔步走过去，发现工坊窗台上有个陌生的脚印，脚印留下的泥土有些特殊，红泥中掺杂着一些细碎腐朽的枝叶，是吊罗山特有的泥土！

她当即神色一凛，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抬头望去，见窗子上的锁口已被人撬开，来人显然是从这里跳进来的！

她转头去看储藏间的门，见防盗门被人撬的乱七八糟仍没被人撬开，她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老料没事儿，不幸中的万幸。

詹逸晨扫见工坊里安装的摄像头，提议道：“快查查监控。”

林婉清从电脑里调出了监控录像，一个小时前有个戴斗笠的人翻进林家工坊，先是寻找林家珍藏的老料，找了半晌没找到，翻到了林婉清的设计图，三下五除二装进口袋里偷走了。

那人将斗笠的沿边压的很低，看不清面容，只是背影像赵老板的伙计，林婉清之前见过两次。

詹逸晨面色凝重道：“报警吧！”

虽然找回来的希望十分渺茫，林婉清还是选择报了警，做完记录送走民警后，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林阿公得知林婉清的设计稿被人偷了之后，安慰道：“别找了，真手艺偷不走。”

林婉清将这句话默默地在心里过了一遍，不断的安慰自己道：“那只是个半成品，即便真是赵老板偷了去，也仿不出什么精髓出来。”

只是.....

她抬头对詹逸晨说道：“根据鞋印子来看，赵老板他们对吊罗山生态保护区的野生黄花梨一直不肯死心，最近怕是要有所行动了。”

詹逸晨点了点头说道：“咱们去吊罗山走一趟，提醒护林员们加强防范。”

“只能如此了。”林婉清道。

第十二章 护林 员的红外照片



台风过境，最遭殃的就数生态保护区里的花草树木了，每年不知道新折了多少？！

每次刮完台风，护林员们就得去山上巡逻，将刮到山路上的的树木清理到一边去，若是树苗珍贵的话还得进行后期补种。

但如今护林员们做的更多的是抓捕盗伐者！

护林员阿武刚刚骂骂咧咧的从山上骑摩托下来，车上载着登高的工具，甚至还有一台无人机。

他抬头看见林婉清和詹逸晨，忙将车子泊到院子东南角，一边扭掉车钥匙一边摘掉头上的斗笠，用力扇了扇风打招呼道：“詹总，林小姐，进来坐坐吧。”

阿武打开小木屋的门，里面只有一间屋子，靠窗的那一侧放着一张简易的木质办公桌，造型非常淳朴，只简单的用牛角刨刨了刨桌面，勉强摸着不扎手，四根桌子腿是用小指粗的钢钉牢牢钉住的。

桌子上零散放着几个海南特产的椰蓉面包和斑斓饼，包装上落了一层灰尘，还有几个来历不明的水渍，应该是被前两天的台风波及到的。

林婉清见房间的木墙上挂着一本 4A 纸大小的工作日志，封皮是一张透明的亚克力板，上面潦潦草草

填了些工作内容，笔迹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些护林员的工作日常。

譬如，3月5日，山间发现了一只奇特的小鸟，有粉、紫、蓝三种颜色的尾羽，长得小巧可爱，叫声却像蛤蟆。

4月19日，大雨冲刷下，山坡西北角有山体滑坡的迹象，需要多次观察。

6月7日，盗杀珍稀动物的人把挂在树上的摄像头粉碎了，摄像头需要重新挂。

最近的一条是阿武写的，只简单的写了句野生林边界处有些杂木被人为的削砍了，那个方向有条废弃的山路，谨防盗猎或盗伐。

林婉清看到这里，目光一顿。

她手里接过阿武递过来的鹧鸪茶，因为这边很少有外人来，茶杯都沾了一层灰尘，阿武刚刚将它们刷干净泡了茶。

阿武介绍道：“这是咱们铜鼓岭的鹧鸪茶，回味甘甜，清热解毒，口感很好的。”

林婉清也经常喝鹧鸪茶，自然知道它的好处，可依旧浅尝一口，却发现它格外甘美，与自己常喝的入

口差异还挺明显的，她有些讶然。

阿武指了指窗外的飞泉道：“用那口泉水泡的，滋味儿自然与别处的不一样。”

詹逸晨不知不觉间已经喝了半杯，连连点头道：“好茶，好茶。”

林婉清看着在茶杯里沉浮的大片茶叶，突然开口说道：“我阿爸应当跟你说了，林家工坊今天遭窃了。小偷偷走了我的设计手感，不过他本意不是这个，是林家工坊私藏的野生黄花梨老料。那盗贼留在现场的脚印表明，他之前来过吊罗山生态保护区，你们多加防范吧。”

阿武面色凝重，点了点头从柜子里掏出一沓红外相机新近拍到的照片，对林、詹二人说道：“有人在野生林边界砍杂木，如今看来是给盗伐者开路了。”

詹逸晨道：“结合林家的遭遇，应该大差不差了。”

阿武道：“这里面人工林成材，盗伐少了60%，赵老板这种人却还在赌，野生林卖一次够他吃十年了。”

说着，他的手指敲了敲手边的《海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上面有他标红的“盗伐可追刑责”的条款。

总有人为了一己私欲，不惜挑战法律。

林婉清忽然记起赵老板车后座的吊罗山生态保护区的宣传单，不禁皱了皱眉头，觉得此人还真是恶心。

阿武喝完茶，拍了拍手说道：“我再去林子里看看，还有没有被人拧掉的摄像头，以确保万无一失。”

詹逸晨与林婉清起身问道：“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阿武憨厚的笑道：“你们大老远的跑过来提醒我注意防范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山里这点儿活好干，你们也别急着走，吊罗山生态保护区可美了，很值得一逛。”

林婉清极目远眺，青山苍翠，雾霭流波，飞泉悬挂，到处都是极其悦耳的鸟叫声，现在这里便让人心旷神怡。

她略站了站，忽然来了兴致，转头对詹逸晨说道：“这边离人工林培育基地也不远，咱们正好顺路去看看。”

詹逸晨自然恭敬不如从命了，启动车子载着她离开。

海南省珍贵树种培育基地里，阿福正在查看台风

过境后那些黄花梨幼苗的情况，有些抵住了狂风暴雨的洗涤，有些因此留了疤痕，不过对于一棵黄花梨树来讲这反而是好事儿，因为这些伤疤会长成特殊的纹理，会令这棵树身价大增。

不过有的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直接被风雨削去了脑袋，只剩一根光溜溜的树干插在地上……好不凄凉。不过，哪里有树不曾被暴风雨摧折的？！

风愈劲，树才长得愈结实。

绝大多数的幼苗因为提前加固过，都抵住了暴风雨。

第十三章 蜂蜡

里的老规矩



阳光跳跃窗棂直照在林婉清的工作台上，操作间里空调启动的声音发出沉闷的鸣响。

林婉清的面前铺着“生生不息”系列的设计稿纸，虽然原稿被偷了，她凭借出色的记忆力将相关内容一一复现了。

然而，设计的问题解决了，防潮的问题依旧在，对此，她一筹莫展。

她眉头紧皱，用直尺和铅笔在榫卯往里收的地方多画出一道线，特别标注：榫卯接口留 0.1 毫米伸缩缝，以应对海南潮湿的气候。

但仅仅是这样就够了吗？

东南亚的环境比海南还要潮湿呢。

苦思冥想无果，她又拿出祖传的笔记本翻看起来，一道道先祖留存的技术笔迹在她脑海里铺展开，然而，多是辨别木料优劣，处理木料心得的陈述，或是涉及红木交易的事项，其中并无防潮技术的相关记录。

林婉清不甘心，又重新翻了一遍，自家先祖既然与当年经常下南洋做红木生意的詹家合作过，那没道理不做防潮处理的。

詹逸晨都知道提醒自己，先祖一定也接到过相关提醒，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为什么没有记录？

林婉清长时间盯着笔记本发呆，视线变得模糊不清，她仰靠在椅子背上，揉了揉酸涩不堪的眼睛，心道：先祖那些防潮工艺不会失传了吧？！

确实，自从詹家定居印尼改做别的生意后，林家的木工活也用不到特殊的防潮处理，没有用处的工艺自然没了流传下来的必要。

只是……祖宗们大概怎么想也想不到，詹家后人又重新拾起了这门生意，林家后人却不知道该如何防潮了。

林婉清起身伸了个懒腰，打开电脑开始搜索木工防潮相关的信息，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她的眉头皱成了线团，沮丧的关了电脑。

“想不出来了？”林婉清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她一个不妨，吓了一跳，猛然回头，见阿公端着一碗清补凉边喝边看着她愁眉不展。

她刚刚想事情想的太入神了，所以没有丝毫的察觉。

“阿公！”她惊呼一声，抚了抚胸口，“你要吓死人了。”

林阿公用汤匙蒯了一口清补凉，边吃边说道：“我望汝其稿样了，单单在笋头放隙，无够啦！（我看了你的设计稿，仅仅在榫卯处余留缝隙是不够的嘛！）”

林婉清灵机一动，立马起身走到林阿公面前，讨好的摇了摇他的胳膊，虚心求问道：“阿公肯定有更好的法子咯，你教教我嘛。”

林阿公被她晃得没有办法，只好把手里的白瓷碗放到一旁，叹息道：“怪无汝辈团无知，总全是土做团。（难怪你们小辈不知道，都是些土法子）”

“阿公，你说说嘛，说说嘛！”林婉清撒娇道。

林阿公从热水壶里到了半盆滚烫的开水，又从柜子里取了一截蜂蜡，将蜂蜡隔水化开，用棉布蘸着小心谨慎的擦木料。

他平时微微颤抖的手一摸木料就稳了不少，一丝一毫都不带出差错的。

“者是祖公防船运过海生菇其法，今旦载去红毛番、南洋，犹抵用嘎啦！（这是老祖宗防海上运输发霉的法子，现在运到法国、印尼，照样能用。）”林阿公一边示范一边自豪的说道。

林婉清不住的点头，顿悟了，她之前不是没想过用油脂防潮法，暗中试了几次总不尽如人意，用平时

着凉的白蜡又容易脱落，所以一时才陷入了困境。

没想到老祖宗是用蜂蜡处理的，简直堪称神来之笔，她接过阿公手上的活计，小心翼翼的涂抹着，待木器上的蜂蜡干燥后，竟然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荔枝花香味，看来是海南本地蜂场里产的蜂蜡了！

待木器封蜡完毕，人工林的木纹更显湿润，这倒是意外之喜。

防潮工艺技术难关攻破，林婉清狠狠的松了一口气，她捏了捏眉心，心想：不出几日，自己的“生生不息”系列就可以正式投产了，她很期待这次创新，也盼着自己设计的茶盘能够广受欢迎。

她情不自禁的又想起非遗评审团的退稿，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她预备再提交一次，这次不再是炫技的“百鸟朝凤”屏风了，而是融合新旧木料和工艺的人工林黄花梨木茶盘，希望这次能符合评审团的审美要求。

她起身给自己盛了一碗清补凉，心情大好的享用美味。

远处的渔船匆匆忙忙的进港出港，沙滩上游人如织，飒飒海风吹过椰林，也吹走了林婉清烦闷的心情，她甚至还哼起了小调。

吃完清补凉之后，她将自己这里的好消息发微信告诉詹逸晨。

他回的信息很快弹出，林婉清滑动手机的动作一顿，待看清消息后，她的脸上血色尽失，心凉了半截！

第十四章 赵老板的仿品



林婉清的目光死死盯着微信聊天页面，詹逸晨的对话框还在不断的弹跳出信息。

詹逸晨:海口红木交易市场出现“生生不息”的仿品。

詹逸晨:据说这家公司的老板姓赵，并且这家公司声称茶盘是用野生黄花梨木边角料制成的.....

林婉清沉默良久，最后艰难的发了个“我知道了”过去，若之前还心存侥幸，詹逸晨随后传来的几张照片彻底击碎她的幻想，照片上的人工林黄花梨茶盘跟她的之前的设计稿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相似度。

又过了几分钟，詹逸晨那边似乎也陷入了沉默。

投产之际，设计稿被偷，对手公司先将产品做了出来，这对谁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

一时之间，林婉清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再重新设计一份，只是不知詹逸晨那边等不等得及。

正胡思乱想着，忽然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有信息传来。

詹逸晨:我听说那个赵老板的名声不是很好，平时没少做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就算他偷了你的设计稿，

也做不出理想的产品，我们先不要想这么多，等明天我来林家工坊接你，咱们亲自去海口红木交易市场上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破局之法。

好的！林婉清迅速打出这两个字，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今夜注定无眠，既懊悔自己之前的不小心，又担心林家工坊的未来。

她只料到了赵老板对林家私藏的老料不死心，万万没想到这人会顺手牵羊拿走了她的设计稿，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看着窗外的明月，她耳旁又想起了阿公的那句话：真正的手艺是偷不走的。

林婉清深吸一口气，还是睡不着，与其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饼，不如出门走一走。

她来到前院，打开操作间的门，沉默的坐在她平时坐的地方，人在黑暗里容易放松心情，然而黑压压的夜色像铅块一样压在她的心头，压的她喘不过气来，她像跌进一张早就布局好的大网里，怎么挣扎都逃不脱。

林婉清猛吸一口气，起身打开了灯，亮堂堂的灯光令满室的黑暗无所遁形，她这才松了一口气，下意

识摩挲着指肚处薄薄的茧子。

阿妈总是摸着这块茧子心疼她的辛苦，可自从阿公的手里接过林家工坊的这么多年里，她并不觉得苦，人在追求自己的热爱时，即便再苦再累都是欢喜的。

如今这份欢喜里藏了一丝丝苦涩。

她又一次在深夜翻开了先祖流传下来的工作笔迹，一张张一字一句的仔细翻看，她知道做木工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部厚厚的工作笔迹里记述了林家工坊的许多大风大浪，这么多波折都被一代又一代的先祖闯过来了，没道理到她这里就被压垮。

她将这本厚厚的工作笔迹当作知音，不断的从里面汲取适合她的养分，一直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之后都是留白，她在空白页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工作笔迹，亦是自己与林家工坊的故事，设计稿被盗，仿品在交易市场上流传……心中的烦情愁绪得到了宣泄，她的思绪渐渐的平复了下来。

她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停笔之后，合上笔记本，将其妥帖的锁在抽屉里，然后关灯关门回屋睡觉！

一睡到天亮。

早晨从家里拿了个虾饼便匆匆坐上詹逸晨的车出发去海口的红木交易市场了！

二人佯装成东南亚华裔买家，找到“生生不息”系列的仿品，拿在手里仔细观摩了好一会儿，却发现榫卯连接处没留伸缩缝，可见其不懂海南潮湿的气候，也不懂防潮工艺，而且刻的海浪纹是机器轧出来的，边缘发僵，简直没眼看。

詹逸晨笃定道：“东南亚买家最注重细节，这仿品出海必砸！”

赵老板是个急功近利的人，他的眼里没有对红木的热爱，只有在暴利的追求，如此敷衍的去做木器，毁掉许多人对红木器具的热爱，他自己也必将自绝于市场，他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林婉清和詹逸晨对视一眼，彼此心有灵犀，赵老板白白拿到了先机，他如此粗制滥造的生产仿品，实际上是给了他们机会，劣币想要驱逐良币，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她们当然可以继续做生生不息系列的新老料相结合的木器，并借此机会告诉世界，什么是精品黄花梨木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第十五章 合作社的账本



展台前，不少不明就里的买家因“生生不息”

仿品是野生林边角料制成的，而对其趋之若鹜。

前来凑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将展台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买家是纯看热闹，有的买家可就真有购买的意愿了。

“人工林黄花梨木再好也比不过野生老料子，看看这纹理，真是巧夺天工，变化万千，人工培育的新料子要比这个逊色多了，即便它是用老料拼接的，我也愿意为它买单，要买就买真东西，上档次！”人群中一位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大声说道，周围还有不少人附和他。

也不知这人是托儿还是一瓶水不满半瓶水晃荡不懂装懂的买家！

林婉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了解黄花梨却低估了人心险恶，赵老板的仿品明明是新老料拼接，却谎称全是野生老料拼接而成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纵然有不明真相的买家上当，可纸里包不住火，终究会被人发现的，到时候臭的可是整个海南黄花梨的名声！

透过黑压压的人群，她不知里面到底多少人是真

买家,就算只有一个也不能在她眼皮子底下上当受骗,她奋力往里面挤了挤,忽然发觉自己的手腕一紧,她低头扫了一眼,抬头看向詹逸晨,目露疑惑之色。

詹逸晨不由分说将她拉出人群,找了一处偏僻背人的地方才停下来,他压低声音说道:“那些人天天在红木交易市场转悠,你以为他们真的不懂货吗?”

林婉清错愕,一瞬不瞬的盯着他,莹黑如墨的瞳孔里满是不解,她回头看了看这群人,难以置信道:“难不成那些人都是托儿?”

詹逸晨摇了摇头道:“我说不好,但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一部分市场需求确实是留给他们的。”

“可那些都是以次充好的赝品!”林婉清愤愤不平道。

“那就用产品说话,打败他们。”詹逸晨循序渐进的说道,“人们只有见识了什么是好东西,才会辨别出不好的东西,他们人多势众,你这样鲁莽的冲上去只会吃亏。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至于那个姓赵的,中国有个成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林婉清仔细一琢磨,不禁回头看了眼喧闹的人群,点了点头道:“好,我们走吧。”

林婉清坐在车里,望着一排排后退的椰子树,心

里仍有些憋闷，她忽然说道：“许多买家都对野生老料趋之若鹜，他们甚至为了木料可以忽略做工的粗糙，即便咱们的产品再精细，恐怕也难以打动他们。”

詹逸晨手扶着方向盘，一边仔细观察路况，一边抽出空闲看了她一眼，笑道：“怎么？担忧咱们的东西卖不出去啊？”

林婉清神色一怔，脸色微微发红，她一眼就被人戳中了心事，她确实是这么想的。

詹逸晨游刃有余道：“打开市场的事包在我身上，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么，国际市场上可溯源的人工林黄花梨木能溢价 20%，不必担忧市场无法接受这些新料子。”

林婉清点了点头，心绪稍微安定了些。

她回到家后，一心扑在自己的设计稿上，试图精益求精，既然新料子有它固有的缺陷，就尽力在别的方面弥补，她不能让赵老板之流坏了整个海南红木交易市场，让他一条臭鱼搅得满锅腥！

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在林家工坊的工作台上，明媚又澄澈，林婉清清秀的眉眼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出一圈淡淡的光晕，恬静像一副水墨画。

堆砌在坊间角落里的黄花梨木散发着清幽淡雅的

降香味,在这种海南黄花梨木特有的木质香气浸润下,林婉清的心态愈加平和安宁。

忽然一阵海鸥的叫声掠过,工作台的一角产生轻微的震动,是林婉清的手机响了,她伸手拿过手机接通电话:“喂,阿爸?”

林父兴奋的说道:“婉婉,你在家吗?”

“嗯,在呢。”林婉清放下手中的笔,下意识碾动工作台上遗落的一片碎木屑。

“你在家等着我,我带你去参观一个地方。”

“嗯。”

二人双双挂断电话,林婉清解下系在身上的围裙,换了身白底碎花连衣裙,她前后院看了看,没寻见阿公的影子,大概又去街口看老伙计打牌了,她在门口处贴了张纸条,然后利索的锁了门。

林父的车也恰到好处的赶到,他露出憨厚的笑容,兴高采烈道:“人工林合作社的事情有眉目了,今天咱们去看一看。”

林婉清收了钥匙,点了点头,坐车和父亲一起去人工林合作社。

从林家工坊出发,穿过一片椰林,绕过一段蜿蜒

崎岖的山路，来到一处山地前，山林入口处有一排白色的小房子，房子外墙上用红漆刷涂着一行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树农阿福听到引擎声忙开门来看，招呼道：“林叔，林姐！你们来了！”

林婉清下车，随父亲和阿福进了门，这几间屋子是人工林合作社的办公室，墙壁上零星的挂着几面倡导环保的红旗，正中央挂着一块金字招牌“乡村振兴产业扶持项目”。

林父从抽屉里翻出账本，推到林婉清面前道：“每卖出一件人工林器物，提5元进‘生态基金’，用来给野生林边界装围栏。”

林婉清看出来，自家阿爸这是向她推销木材来了。

阿福亦说道：“有政府政策扶持，以后红木交易市场上人工林是大势，以前砍野生林是没办法，现在种人工林，一年能给孩子交学费，谁还敢犯法？”

林婉清翻看着账本，心中渐渐有所触动。

第十六章 激光

雕刻机的争议



屋外的林子里传来电锯的响动声，伐木工人正在作业，像只鸟一样在林间穿梭，不一会儿有人开车运输木材的货车上山，将砍伐的木材运下来。

人工林黄花梨树有专人照顾，生长环境稳定，比野生黄花梨树成材的时间要短一些。

合作社的院子里堆放着还没来得及运下山去的人工林黄花梨木料，林婉清仔细打量着这些木料。

林父突然说道：“虽然许多做木工活的匠人看不起这些纹理规整的木料，我却觉得这是个优势。”

林婉清转头去看父亲，林父拿手抚了抚头顶，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继续说道：“规整就代表它可以标准化生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林父的思路不错，无可争辩！

林婉清点了点头，回道：“祖宗传下来的老手艺，也得由我们传下去啊，这是责任也是使命。”

“你说得很对！”林父赞同道。

她想起自己“生生不息”系列的设计稿，又添了新思路，虽然人工林黄花梨的木质纹理规整，可每个培育基地所出产的木材纹理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差异

化处理。

就比如合作社的人工林黄花梨木材纹理犹如一道道起着涟漪的水波纹，可以根据这些纹理特征再设计一款器物，用激光雕刻辅助批量生产茶盘底座，手工雕刻野生老料装饰纹，实现“标准化+个性化”的结合。

若之后的订单多起来，上机器是无法避免的事儿，让机器去做标准化的事情，至于突显个性的地方，还得需要人工操刀的。

她茅塞顿开，从合作社回来后就入手了一台二手的激光雕刻机，试着雕刻人工林茶盘底座。

林婉清将激光雕刻机拆箱，放置在工作台上，一边翻动产品说明书一边连接电源和数据线，她将一块人工林黄花梨木料放在激光雕刻机里。

她从抽屉里翻出纸质设计稿，谨慎的将设计稿扫描到电脑里，在屏幕上将设计稿与木材对齐，一阵键盘响动，参数与功率也调试好了。

她心情忐忑的按了“确认”键，激光雕刻机开始运营，她趴在激光雕刻机上方的透明盖子前，关注着机器里面的动静，木材被精细切割，与她设定的数据分毫不差。

速度很快，从她将木材放进去到取出来，也就几分钟的事儿。

林婉清将有些发热的成品取出来，放在明亮的地方仔细看了又看，是挺规整的，速度还快。

忽然门扉动了，一个中年男人大嗓门问道：“阿婉啊，你这里有中号圆弧刀吗？今天真衰，家里的圆弧刀断了刃。”

林婉清回头说道：“在墙边最左侧的工具袋里，王叔您自己拿吧。”

“好嘞！”王叔点了点头回道，他看着林家工坊满墙的木工工具，心里十分艳羡，暗道：林家不愧是百年老字号，家伙什儿就是齐全。

他自取了圆弧刀之后，扭头看见林婉清在激光雕刻机旁忙活，旁边还有一个刚刚用机器雕刻好的茶盘底座，一阵气血上涌，直摇头道：“这是偷懒，咱‘琼作’讲究一刀一个印。”

林婉清没有说话，用机器直接雕出规整的榫卯槽，她抄起机器旁放着的老旧平口刀，一刀一个印的拼雕茶盘的细节，雪刃落在泛着红晕的木材上，发出莎莎的轻响，碎木屑粘连在刀刃上又被下一刀产生的木屑推到一旁，木料里特有的降香味慢慢晕开，老料上的

纹饰却在林婉清的雕刻刀下越来越清晰。

她的效率比平时提升了三倍！

王叔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干燥起皮的双唇嗫嚅了一下，终是没说出什么话来，若说林婉清的法子在偷巧，她还用心雕刻了，但若赞同她做得对，他又实在说不出口，这一幕像潮生时的浪涛不断冲击拍打着他的内心。

他手里握着新借来的圆弧雕刻刀，只淡淡瞥了一眼就摇了摇头走开了，他心里还是觉得机器雕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许是……他老了吧。

他的背影有些蹒跚，渐行渐远的消失在林婉清的视线里，消失在街角拐弯处。

林家工坊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林婉清拾起手机，将自己的成品拍了几张照片给詹逸晨发过去，他那边回的很快，发了一串的翘大拇指的表情包，最后打字回应道：“很不错，比我预想的还要出色。我待会儿去林家工坊找你，现场拍几个制作视频 po 到油管上，为后续的宣传造势。”

“好！”林婉清回道。

半个小时后，詹逸晨提着一袋海鲜登门，他将海

鲜交给林父，点名要吃海南著名的海鲜伊面。

林父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接过海鲜准备做饭。

詹逸晨摆好专门的拍摄设备准备录像，林婉清有些紧张，他笑着说道：“跟平时一样，你就当摄像头不存在，将注意力放在刻刀与老料上就行。”

林婉清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紧张的情绪得到缓解，她拿起雕刻刀，心里瞬间踏实了，开始专注当下，一刀一刀的雕刻，打磨，抛光，封蜡，最后将整个完整的新老料拼接而成的茶盘呈现在工作台上。

詹逸晨调了灯光背景，分好几个镜头着重拍了成品，他边看回放边点头道：“不错，回去再剪辑一下，添上中国风的音乐就可以发布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林婉清点了点头，林父在客厅放好了饭桌，招呼道：“你们两个忙完了吗？忙完就赶紧过来吃饭，这面再放下去就不香了。”



第十七章 巴黎

来的邮件

金黄的伊面配着新鲜虾仁、蟹脚、牡蛎、瘦肉片和腊肠，满满当当的一碗，上面点缀着两颗小青菜。

旁边摆放着三个小盅，一个放着海南特色的蒜头油，一个放着黄灯笼辣椒酱，一个放着碾好的熟芝麻碎，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酌情添加。

詹逸晨放了一汤匙熟芝麻碎，在熟芝麻碎上浇了一些蒜头油，却只来了一点点的黄灯笼辣椒酱，他确实不太能吃辣。

海南人惯吃熟芝麻碎和灯笼椒，林婉清两个都放了满满一大勺，詹逸晨还以为林家的黄灯笼辣椒酱不太辣，也跟着添了一些，没想到将面和开，吃到嘴里的第一口就辣的直咳嗽。

林婉清幽幽提醒道：“这黄灯笼辣椒酱可是很辣的。”

詹逸晨大汗淋漓的吃完面，回道：“人生总是需要尝试些新东西嘛。”

有道理！林婉清点了点头。

他吃完饭后，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油管账号，在简介里添了林氏木艺的英文字样。

几日后

林婉清收到詹逸晨的微信信息，迎面而来的是几张截图，是油管上的视频数据和好评截图。

"This blending of new and vintage rosewood is genius! The relief carving perfectly showcases the old wood's chatoyancy – those natural grain patterns look like misty mountain ranges. Functional art at its finest." (新旧黄花梨的融合太绝了！浮雕完美呈现了老料的荧光木纹，天然纹理宛如雾中山脉，这才是实用艺术的巅峰之作。)

"As a woodworker, I'm stunned by how seamlessly you integrated the reclaimed wood's character into the bas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deep patina of the ancient grain and the lighter substrate creates incredible depth. That waterfall effect? *Chef's kiss*" (身为木工匠，老料特质与新底座的融合度让我震惊。古朴木纹的深色包浆与浅色基材的对比营造出惊人立体感，那道瀑布纹效果？堪称完美！)

"Finally seeing Chinese rosewood used innovatively! The organic valleys in the relief aren't just carved – they're revealed by the wood's own story. That 200-year-old grain shimmering like silk? Pure magic." (终于看到黄花梨的创新运用！浮雕中的天然沟壑并非刻意雕刻，而是木材自身的岁月印记。两百年木纹如丝绸般流淌？简直是魔法。)

"Beyond craftsmanship – this is alchemy. Turning reclaimed wood into floating mountains-capes? The way you positioned that 'cloud' grain pattern over the lighter base makes the whole piece breathe. Stunning!" (这不仅是工艺，更是炼金术！将老料化作悬浮山景？'云纹'在浅色底座上的布局让整件作品有了呼吸感，震撼！)

"That chatoyant ripple in the center looks like a moonlit river! Masterful material curation – using stable new wood for structure while

letting antique grain sing as the hero. This belongs in a design museum." (中央的波光纹如月下溪流！材料运用大师级：新料确保稳固结构，古董木纹则成为灵魂主角。这该进设计博物馆！)

詹逸晨甚至在每个英文好评后面贴心的附上了中文译文。

林婉清：“……”谢谢，她看得懂！

但被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夸奖，她还是十分开心的，嘴角不自觉挂起淡淡的微笑。

下一刻，詹逸晨又发来消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一连用了三个感叹号，可见他现在心情很激动，林婉清故意慢悠悠的回问：“什么好消息呀？”附上一只小猫问号的萌图表情包。

“有个叫皮埃尔的法国商人看到我发到油管上的视频，想订 20 套黄花梨茶具！”詹逸晨迅速回道。

林婉清心里一惊，自言自语道：“这视频效果真挺不错，这么快就有订单了，而且还是国际订单！！”

如果说刚才是淡淡的开心，她现在完全是真情实

感的高兴了！！这种真金白银的认可让她的精神为之一振！！

她立马回道：“见面说。”

一个小时后，詹逸晨拎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来到林家工坊。

他一边开机打开邮箱一边说道：“这个叫皮埃尔的法国人我查过他的资料了，祖上是做古董生意的，尤其痴迷东方木艺，之前在越南进了几次货，这次看到我在油管上发的视频觉得很喜欢，先订 20 套试试水，琼作木艺精致，不是越南货可比的。”

林婉清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越南货与我们海南货相比，还有一个重大的缺点，越南黄花梨发酸发涩，没有海南黄花梨那种独特的降香味，这也是我们的竞争优势。”

詹逸晨打开邮件，自动开了翻译器，邮件文本一下子都变成了林婉清熟悉的中文，林婉清一字一句认真阅读，她突然出声道：“此人特别要求产品要体现中国生态理念。”

詹逸晨回道：“国外现在掀起一股‘环保热’，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贴合环保理念。”

“这也不难。”林婉清继续说道，“人工林的培

育就是为了保护野生黄花梨的，我们的茶具以人工林为主材，配野生老料的边角料，附每棵树的生长档案，保准要多环保有多环保。”

詹逸晨补充道：“还要加上一条，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价格能比越南货低 10%！”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给皮埃尔的邮件渐渐有了雏形。

琼作茶具环保、低价、精致、有独特木质香气、符合传统中式审美，定能牢牢地稳住皮埃尔这个国际买家。

有了订单之后，林婉清动力十足，选定木材后便开工了！

An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a light blue hospital gown sitting by the side of an elderly man lying in a hospital bed. The man has white hair and a mustache. The woman is looking at him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 her hands resting on his chest. In the foreground, a lit incense burner sits on a bedside table, with smoke rising from it. The background shows a hospital room with a control panel on the wall.

第十八章 病房
里的“海渊纹”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林婉清的思路，她放下手中的雕刻刀，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接通电话。

“婉婉吗？赶紧来医院一趟，你阿公病倒了。”林父的声音通过信号输送过来，带着不可名状的急切，“对了，收拾一下你阿公和我的日用品一并送过来。”

林婉清屏住呼吸，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故作平静的问道：“阿爸，阿公怎么样了？”

电话那端，林父似是叹了一口气，回道：“还在急救室急救呢，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嗯。”林婉清挂掉电话，手脚发软，眼泪一滴滴往下掉，瞬间连成了线，虽然她一向有心理准备，阿公年纪大了，身子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他都将林家工坊全权交给自己打理，很少过问工坊里的事，颐养天年也没几年，怎么就病的这样突然？毫无征兆就进了抢救室？

她心里真的很怕，怕阿公在医院里一睡不起，也怕自己辜负了阿公的期待……

她拿出两个常用的手提袋，给阿爸和阿公各装了两套日常换洗的衣服，塞了些洗发膏之类的日用品进去，住院和陪床需要用到哪些东西她再熟悉不过了，

正因为熟悉，她才体会到一种锥心刺骨的痛苦，好端端的四口之家有三人在医院。

她感受到了命运无常，收拾完包裹之后，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缺些什么。

她站在林家工坊操作间环视了一下四周，目光落在一只黄花梨木盒子上，那里面装得是野生老料的碎木屑，经年累月的积累已经有满满一盒子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野生黄花梨木特有的清幽淡雅的降香味一直没有变。

林婉清想了想，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小指大小的空玻璃瓶，听说海南黄花梨特有的降香味有安神的功效，她预备拿一些去医院，阿公闻到熟悉的味道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她的手微微颤抖，木屑散出来些，又被她的泪水打湿，渐渐的成了一颗颗印迹烙在工作台上，装满一玻璃瓶的木屑，将散落在桌子上的木屑重新收回木盒子里，拿过玻璃瓶塞到自己的手提袋里，出门打车去医院。

医院里，林婉清看到林父在走廊尽头的吸烟区吧嗒吧嗒抽着卷烟，灰蒙蒙的烟气将他与世隔绝，她看不清他脸色的深情，只觉一卷卷的烟圈格外清苦又萧

索。

她提着手提袋，轻轻走过去，开口道：“阿爸？”

林父抽回思绪，转头看向她，声音沙哑：“婉婉来了。”

“阿公怎么样了？”林婉清焦急的问道。

“突发性心梗，好在救得及时，医生说醒过来就没事儿了。”林父避重就轻的说道，虽然简短的三言两语，其中的凶险回想起来却可以吓倒每个林家人。

林婉清叹息道：“怎么会这么突然？”

阿福提了两盒从外面买的抱罗粉，递给林父道：“还不是那个姓赵的嘴欠，神经病似的跑到林阿公面前胡说八道，林阿公怒急攻心，这才……”

“阿福！”林父断然喝道，打断了阿福的话。

林婉清却也听明白了，她抬头问父亲道：“阿公以为海渊纹老料被我们卖了？”

林父脸色煞白，愧疚的点了点头，他又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卷烟，旁若无人的抽了起来，心里的悔恨却怎么也排解不掉。

林婉清将手提袋交给父亲，随即说道：“万幸，万幸我们提前将海渊纹老料赎了回来，不然真的没有办

法跟阿公交代。这些东西您拿着，我落了一样东西，需要立马回家取。”

说着，她转身匆匆的离开医院，打车回到家中。

她将海渊纹老料重新拓片，塞入自己的手提袋里，又急忙返回医院，她知道这些老料是阿公的精神支柱，他需要这些东西。

当她返回医院时，橘子红晚霞铺满整张天空，比油画色彩还要绚烂灵动，她无暇欣赏美景，在医院门口的报亭子里买了一管胶水塞入包里。

天已渐渐擦黑，停在医院里的车辆着急挪动，保安满头大汗的指挥车辆，又有新的车辆开进来，在这个每人都要回家的时刻，医院里的人却不见少，人们只是放低了声音说话，到处弥漫着一股黄昏特有的静谧。

路灯不知何时亮起，林婉清借着昏黄的灯光找到住院部大楼的楼门，急匆匆的上楼了。

护士已经开始样外赶人了，林婉清推说自己是送东西的，送完东西马上下楼这才搪塞过查房的护士。

找到病房后，林婉清推开房门，林阿公还是没有醒，他苍白的面容在蓝白条纹病号服的衬托下，显得人更加枯瘦了，像一截存放多年的老木枝条，透着无

法言说的衰败气息。

林婉清见状鼻子一酸，眼睛涩涩的差点流出泪来，她忙给自己找活干，将从家带回来的海渊纹拓片贴在阿公的病床前，保证阿公一睁眼就能看到，只要阿公看到了，他心里就会好过些吧。

贴完拓片之后，她又在病房里燃起老料黄花梨的碎木屑，一股清新的降香味幽幽散开，让人仿佛置身黄花梨林子里，置身林家工坊的操作间。

做完这一切，她轻轻拉了条凳子，静静的看着熟睡的阿公，他的身上插了许多功能各异的仪器管子，药物点滴缓缓流入阿公青色的血管里，她默默的拉着阿公的手，感受到阿公手掌的温度，她的心才安定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在她半睡半醒打瞌睡时，林阿公的手忽然一动，她立马清醒过来，急切的喊了一声：“阿公？”

林阿公幽幽转醒，眼前由模糊变得清晰，他朝“海渊纹”拓片伸了伸手，林婉清连忙解释道：“阿公，我们没有卖掉海渊纹老料，赵老板都是胡说八道的，您别往心里去呀，可要快快好起来！”

林阿公沉默良久，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料子是

1958年救的，当时有人要砍它当造船料，我抱着树干不让动，林业局的人来了才保住！可不能再让人打它的主意。”

“嗯。”林婉清重重的点了点头，目光里全是对老一辈传统匠人的敬仰和感激，她哭着承诺道，“我会好好保护它的。”



第十九章 “婉”

字小印

婉

林阿公抢救及时，这次心梗有惊无险的在鬼门关溜了一圈又回来了，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林婉清和林父替换着在医院陪床，直到林阿公病愈。

林阿公回到家中之后，把储藏间的门打开，将林家工坊私藏的老料都一一仔细检查过才肯放心。

林婉清站在门口，笑道：“阿公，这些老料子是不是都在！”

储藏间里散发着连绵不绝的降香味，林阿公皱巴巴的手轻轻抚摸着这些年代久远的老料子，不住的点头感慨：“看到这些老料，我心里才踏实些。”

林父特意从菜市场买了一只文昌鸡回来，正蹲在院子里磨刀杀鸡呢，动作看似麻利，实际上十件事里有八件是无事忙，这里磨蹭磨蹭，那里磨蹭磨蹭，总之就是不进屋。

自打自家老父亲被姓赵的气病之后，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每每对上老父亲审视的目光，都叫他心虚的无地自容，心里直发怵，轻易不敢去触老父亲的霉头。

林阿公隔窗看着儿子萧索的背影，突然开口问林

婉清道：“你阿妈的病怎么样了？”

“医生正在排手术时间呢，上次我问过医生了，说是动了手术就有康复的希望。”林婉清眸色一黯，报喜不报忧道。

林阿公点了点头道：“那就好，你平时也别一个劲儿的窝在木头堆里，抽空多去看看她。”

“嗯。”林婉清见父亲终于把鸡杀好了，她走过去说道，“阿爸，今天我来下厨吧。”

林父摆了摆手道：“不必，这点小事我还搞得来，今天你就多陪陪你阿公，别的事用不到你。”

二人正说着，詹逸晨抱着笔记本电脑，打光灯，摄影支架等设备就进来了，他将设备放进工坊里靠近工作台的地方，一边调试设备一边开玩笑道：“阿公，林叔，我今天赶饭时赶的及时吧！”

林父扭头笑道：“逸晨来了？我再添两个菜，你们忙吧。”

林婉清站在操作间门口张望，问道：“詹总，今天拍什么主题？”

詹逸晨：“还是拍咱们生生不息系列，每两天发一支新视频，能发许久呢。”

“好！”林婉清点头回道。

林父这次杀鸡的动作是真快了，因为詹逸晨的到来，他还需要再做两道菜，再磨蹭下去就过了饭点。

不一会儿全家福头盘菜、白切鸡、清蒸和乐蟹、椰汁东山羊排、白灼菜心、香芹百合炒带子、干贝排骨螺头汤、香芹百合炒带子，十分丰盛。

林婉清帮忙调了白切鸡的料汁，海南人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海南人吃鸡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林家还是喜欢做白切鸡吃，将文昌鸡斩成细条，搭配青柠汁、蒸鱼豉油、蒜蓉、小米辣、沙姜末、木姜子油调成的颇具海南风味的蘸料，鸡皮爽弹滑口，鸡肉紧实鲜嫩，蘸料酸辣开胃，十分美味。

林父开心之余还喝了二两小酒。

吃过饭后，詹逸晨从背包里拿出一盒子制作精美的贴纸。

贴纸有大拇指甲盖那么大，乍一看成金黄色，拿在太阳下一照却是立体的茶具图案，图案下方有“林家木艺”四个小字，左右转动一下，五光十色的。

詹逸晨介绍道：“这是纳米防伪标签，现在红木交易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什么新样式木器打出名气后，立马引来无数人效仿，其中不乏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

他晃了晃手里的标签继续道，“这是印尼红木交易市场上的防伪标签，给老料边角料贴上这些标签，买家用手机一扫就知道这些木料的来源了，自然也能精准的识别出哪些是林家做的，哪些不是？”

林婉清赞同的点了点头，她伸手搓了搓贴在木器上的防伪标签，贴的很牢靠，搓不下来，她不死心的扣了扣，标签边缘处有些起皱，虽然只是很小的一点，但还是有些隐患在的，她拾起新做好的茶具，在隐蔽的地方雕了个微型的“婉”字，这样就稳妥了许多。

林父笑道：“卖一套茶具比防贼还严！”

林婉清回道：“可不就是防贼！防的就是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拿盗伐来的野生料子拼接茶具，借着咱们林家的名气暗中谋利。”

林父虽然打趣他们，但随后在自己做的木盒底下悄悄刻了个“林”字，婉婉说的很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刻完之后他稍微端详了一会儿，越看越满意。

林阿公看着这些新老料拼接而成的茶具，不赞同的摇了摇头，依旧坚称：“机器雕的没有灵魂，二十套茶具都一模一样的，怎么看怎么别扭，像什么话。”

林婉清献宝似的指了指嵌在茶具上的野生老料，说道：“阿公，你看，灵魂都在这里了，每个灵魂都是

不同的咯。”

林阿公取了老花镜来，认真看了看，最后无奈妥协道：“也罢，老纹能活下去就好。”

林婉清会心一笑，这还是阿公头一回松口呢！

第二十章 台风 天的巡逻



林婉清一连几天没看到父亲，最近他不知在忙些什么，早出晚归的。

她坐在林阿公身旁，悄悄问道：“阿公，自从您出院后，阿爸见着您跟老鼠见着猫一样，您还怨他呢？”

林阿公摇动蒲扇的手一顿，吹胡子瞪眼道：“胡说，你阿爸在忙他自己那一摊子呢！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又没把着家门口不让他进来！”

林婉清不好意思的挠了挠的鬓角：“是这样啊？”

“天气预报不是说台风‘山猫’要登陆咱们这儿了嘛，你阿爸领着人去山里给野生林加固防护栏去了。”林阿公道。

林婉清透过窗子望了望外面的天空，灰色的云朵与灰色屋檐融为一体，天色阴沉的可怕，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她换了身轻便的衣裳，将及腰的秀发利索的梳起，扎成马尾辫，从外面的橱柜里拿出雨衣、雨鞋迅速穿好。

“阿公，快要闹天了，门窗我都关好了，您没事不要出门，等台风过去再去街口看人打牌。”林婉清一边整理雨衣袖子一边说道，“野生林的边界长着呢，短短几天内，他们怎么加固的完，我先过去帮忙了，

能加固多加固一点是一点！”

“你自去忙吧，进山要多加小心咯，下雨了要回来，莫在外面逗留嘛。”林阿公摇着蒲扇说道。

林婉清点了点头道：“有事给我打电话！”

她将手机塞到裤兜里，转身出了门，正好赶上詹逸晨找她取茶具。

林婉清指了指屋内说道：“詹总，门没有锁，我阿公在工坊里，你自己去拿吧，我这边有点急事先走了。”

她边说边启动摩托，排气筒里传来轰隆隆的声响，憋出一股青灰色的浓烟，汽油燃烧后的味道呛得人直咳嗽。

“哎？婉清，你去哪里？”詹逸晨道，“我刚刚在附近转了转，闲着没事儿顺手来取茶具的，早取一会儿晚取一会儿没什么的，看起来马上就要闹天了，要不我载你一程？”

林婉清从摩托上下来，也不跟摩托较劲了，她连忙点头道：“也好，去我阿爸包地的合作社，台风马上就来了，我阿爸正在山上加固野生林的边界的防护栏，我得去帮忙。”

詹逸晨道：“上车吧，咱们一块去帮忙。”

待他们赶到时，防护栏还有一段就加固好了，林婉清和詹逸晨赶紧下车帮忙。

阿武正在一旁拉网楔钉，电钻的声音吡吡作响，声音尖锐刺耳，稍微靠近一点儿就能令人的耳朵短暂性耳鸣一会儿，人与人对面正常交谈根本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只能用大声吼的！

林父张开嗓门大喊道：“婉婉，你——怎——么——来——了？”

林婉清同样吼道：“我——来——帮——忙！”

林父将手里的铁丝网递给她道：“你——替——我——扶——着——网，我——往——桩——子——上——打——钉——子！”

林婉清重重的点了点头，接过父亲手里的网。

詹逸晨力气大，自动抱起旁边的卷网捋开，跟阿武那边对齐，在阿武打牢钉子固定住一头，詹逸晨又推着防护网向林父那边去，众人齐心协力下把野生林都围在了铁丝网里。

林婉清重重的松了一口气，可算是全都围起来了，她看着草地刚刚卸下来的旧防护网，那么精密的铁

丝都被人拿特制的剪刀铰开一道道的口子，断口处有新有旧，新的断口闪着银白色的金属光芒，旧的端口被山中潮气的氤氲下，生出了斑斑锈迹，旁边有人护林员用铁丝一一缝合的痕迹，看来不止一次有人想闯进来盗伐。

阿武一边收拾废弃的防护网一边说道：“这些年还好些，随着人工黄花梨林的培育和推广，盗伐案件下降了60%，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不法之徒铤而走险！”

林子里的风渐渐的大了起来，雨滴稀稀落落的垂下，林婉清赶紧拿出包里的雨具翻出来递给阿爸、阿武和詹逸晨。

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紧，几人将修围栏的工具和废弃的铁丝网抱到车斗里预备下山了。

林父抬了抬雨伞，发现远处林子里有几道身影在鬼鬼祟祟的窜来窜去，台风天常有人趁乱盗伐，仔细一看，啧啧，来人他还真认识，可不就是赵老板的伙计！

林婉清见状，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气得咬牙直骂：“台风天还敢往山里钻，真是嫌命长了。”她拿出手机特意录了下来。

“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守着？”詹逸晨问道。

阿武摇了摇头，竖起食指往天上指了指，说道：

“现在有卫星监控，台风天进山盗伐，是真不怕蹲大牢。”

几人收拾完东西，启动车辆下山去了。

路过赵老板的时候，赵老板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冲他们嘿嘿一笑，晃了晃手中的家伙事儿，胡诌八咧道：“亲戚在这边包了个蔬菜大棚嘛，我们来这边帮帮忙替人加固大棚咯，亲戚开口了也不好拒绝咯。”

林父和阿武冷冷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赵老板上山干什么去了，彼此心知肚明，但人在做天在看，更何况防护网他们已经加固妥当了，赵老板除非想当鼯鼠打地洞钻进去，否则不太可能撕开防护网进到野生林生态保护区。

林父没有多停留，直接载着林婉清回了家，海港里的渔船像一片片树叶在随风摇荡，雨越下越大，风愈刮愈劲，林家院子里的杨桃树被刮下来好几杈，枝头上还挂着几只杨梅，可怜巴巴的躺在地上任由风吹雨打。

代
晚
矣
道
匪



第二十一章 老
料的新用途



林婉清将野生黄花梨边角料排列在工作台上，她仔细比对边角料的纹理，苦苦思索着从哪里入手切割能将更完整的呈现纹理特点，拼拼凑凑眼睛都花了，依旧舍不得丢弃任何一点可用的木块。

詹逸晨在旁边打好了灯光，准备拿相机拍摄，见林婉清思索了良久仍没什么动作，他抬头问道：“可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林婉清摇了摇头，难题倒是没有，只不过接下来的活计会很琐碎，而且木料切割过多的话，榫卯连接也会变多，需要好好规划一番才行。

林阿公手中摇着蒲扇，在操作间走来走去，拾起林婉清已经做好的茶具看了又看，边看边摇头，又叹了一口气放下。

他回头看了林婉清一眼，颤颤巍巍的走进野生老料储存间，翻出一个年代久远的盒子，用抹布轻轻擦去盒子上的的灰尘，锁住盒子的铁锁都生了斑斑点点锈迹，他从裤兜里摸出钥匙，伸手颤颤巍巍的将钥匙插进锁眼里，他的手颤抖的厉害，对了好几次才将锁眼对齐，轻轻一拧还没拧来，他使了些力气。

铁锁啪嗒一声，开了。

林阿公将锁摘掉放在一旁，打开盒子，盒子里面覆了一层防潮的稻草，他缓缓将这层稻草拨开，露出几块体积稍微大一些的海渊纹边角料，有几块甚至可以做个微型的木雕茶摆件了。

因为年代久远，边角料散发的降香味也比旁的木料多了些岁月的厚重感，仔细看去这些边角料的表面有一层薄灰，截面比新木多了一层油润的深红色。

林阿公将这些边角料悉数取出来，小心翼翼的捧到林婉清的工作台上，开口道：“雕成小摆件嵌在茶盘里，老东西能帮新东西站稳脚，就够了。”

他似是在说黄花梨木料，又似在说人。

林婉清豁然抬头看他，眸光晶晶亮，阿公从来不允许自己动海渊纹老料的，无论是大料还是边角料，这次这么大方肯将边角料拿出来给自己用，她十分感动。

她将自己攒的野生黄花梨边角料收起来推到一旁，拢过阿公送来的海渊纹边角料，仔细观察了片刻，斟酌道：“这块纹路独特，正好可以做五指山的微雕摆在茶盘里。老料新用，既环保又有我们海南特色。”

詹逸晨在一旁惊叹道：“思路不错！这样，你只管雕刻，我一旁拍摄素材，等我把视频传到网上去一定

火！”

林婉清使用牛角刨将老料修平，又用大号圆凿刀给老料开料，刀刃卷起木屑发出莎莎的轻响，是最抚慰人心的白噪音，林阿公坐在藤椅上就着这莎莎声陷入梦想。

微雕不像别的雕刻那样有许多送错机会，微雕的每一道线条都可能会影响最终成品，越到后面林婉清下刀下得越细心，她不能辜负阿公的期待，而且詹逸晨还在架机位拍摄呢，这是要传播到国际市场上去的作品，一丝一毫都不容懈怠。

不知不觉间，她的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她的神色却依旧专注，微雕的每个细节都经得住考验，她手中托着成型的五指山，先用 200 目的砂纸打磨，之后又换了 800 目的砂纸打磨，最后换了椰子壳进行抛光，她手中的五指山线条灵动，浑然天成，颜色深紫近黑，很接近传统中国水墨丹青的色泽，雕成五指山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了。

林婉清和詹逸晨都沉浸在顶级木料带来的震撼中，双双忘了言语。

林阿公不知何时睡醒了，他摇着蒲扇慢悠悠的走到林婉清身后，拿起老花镜戴上顺着孙女的目光看了

一眼她手中的五指山微雕，开口指点道：“这山尖要留一道小缺口，像台风刮过的样子。咱海南的山，哪有没受过灾的？”

林婉清闻言茅塞顿开，她抄起工作台上的小型三角刀小心翼翼的给山尖开口，数刀下去，缺口开了，微雕五指山更具神韵了。

她点了点头道：“多谢阿公指点，刚刚我还在想这五指山太过完美，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原来是缺了一道缺口。”

很多时候，打破完美才能获得真正的完美。

她重新将微雕五指山打磨好，将其嵌入茶盘中，一件茶具才算制作完整。

詹逸晨结束拍摄，没有立马回家，而是就着林婉清的工作台开始剪辑素材，多方位的呈现琼作茶盘的美。

晚饭之前，他终于将视频剪辑出来，迫不及待的给林婉清展示视频效果，工坊操作间明亮的阳光，整整一墙壁的刀具、各种型号的铁锯，工具虽多却摆放整齐，一点也不显杂乱，反而工具手柄处被磨的发亮，更显林家工坊经过岁月洗礼后的厚重感。

林婉清坐在工作台前认真挑选野生黄花梨边角料，

一丝不苟的雕刻，鬓边的碎发微微垂下，更衬得她容色秀美，林家工坊的氛围十分静谧，只有雕刻刀雕刻木头的莎莎声。

视频截取了每道工序最关键的那一环，循序渐进，一点儿也不突兀，最后展示的成品却足可以惊艳世人。

“怎么样？不错吧！我敢保证，这个视频一定火。”詹逸晨笑着问道。

林婉清微笑的点了点头，她对自己的手艺很有信心！

林父招呼二人快来吃晚饭，詹逸晨火速登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视频传了上去，然后匆匆的关了电脑。

就在詹逸晨在林家嗦抱罗粉的功夫，他的账号后台都快被私信挤炸了！



第二十二章
东
南亚的订单

抱罗粉带有淡淡的甜味，里面的牛肉干特别香，詹逸晨忍不住多加了两箸。

林父解释道：“这牛肉丝是自己家腌制的，味道跟外面卖的不一样，待会儿我给你装一袋带回去，配粥配粉都好吃。”

詹逸晨也不客气，回道：“多谢林叔，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林婉清拌了些炒花生碎和黄灯笼辣椒酱在粉里，她的抱罗粉甜中带辣，辣中带香，特别开胃，吃得她肚子里暖融融的。

饭后，林父端上一盆混着冰块的清补凉，给每个人盛了一碗，盛夏的暑气都消散在这碗冰冰凉凉的清补凉里了。

林婉清又切了些芒果粒和西瓜粒，正要问詹逸晨加不加，却见他拿起手机走到屋檐下接电话了，具体在聊什么听不真切，依稀跟红木交易有关，应该是生意上的事儿。

林婉清没有特意听，转身去厨房拿了个小碟子，将切好的水果粒分了一些装进小碟子里，放在詹逸晨的碗前。

詹逸晨走到院子里的杨桃树下，接通电话，问道：

“Alexander, 说吧, 什么事儿?”

“Raymond, 我亲爱的表弟, 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没事儿就不能给你打电话?” 对面的人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在海南玩的开不开心, 乐不思蜀了吧, 刚刚外公还问起你。”

“刚刚?” 詹逸晨语气微妙的顿了一下, 问道, “你在爷爷那里?”

“尽尽孝心嘛!” 那人忽然惊呼一声, “Oh, My God!! Raymond, 快点打开你的 youtube 账号, 你上 Day in My Life 热趋了。”电话那头因为太过震惊, 陷入沉默, 甚至只能听到一阵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

詹逸晨心里一震, 迅速跑到工坊操作间打开电脑, 果然! 他的视频正在迅速被人点赞评论转发, 甚至一条“太精彩了, 木头里有中国山水!”的评论, 被点了一万个赞, 顶上了热评第一!

后台私信他的人不计其数, 导致他的后台打开卡顿住了!

这时电话里传来他表哥的声音, 电话那头的人显然很激动, 语无伦次道: “Raymond 你做到了, 太妙了, 太妙了!! 在此之前, 咱们家没人看好红木生意,

不然当年祖上也不会放弃红木生意转做食品生意，刚刚外公还问你，说实在不行就回来吧。现在看来，好像是我们多虑了，红木生意在新的时代下重新焕发新的生机！”

“这样，我从你那里订 50 套藤木结合的花架，不久之后公司有个大型食品展会，弄些新巧的花架充当门面。”

“好，将你的要求附在订单邮件里发给我，20 万元一套花架，一共 100 万元，先付定金 50 万元。”詹逸晨公事公办道。

“知道啦，亲兄弟明算账嘛，保证亏不了你的，而且雅加达富人现在认‘可持续’，你附的人工培育视频，他们看了都愿意多付钱。”电话那头的人兴奋的说道。

表兄弟俩又聊了一会儿，詹逸晨才挂断电话。

他抱着电脑急匆匆的跑出来，兴高采烈的笑道：“婉清，喜报！我们接到百万元的大单了！”

林婉清激动的放下清补凉碗，惊讶的目瞪口呆！

詹逸晨的表哥已经将订单邮件发送过来，他将邮件打开指给林婉清看，林婉清一字一句的读了起来，确实是个百万大单，最后订单备注里写着：要刻海南话

“平安”字样。

詹逸晨解释道：“在印尼定居着许多当年下南洋的琼商，就像我们詹家一样，有的一辈子都再也回不到故土，人们念念不忘的是一缕怀乡之情，你的木艺让他们感受到了亲切，正因如此，订单上才会有这样的备注。”

林婉清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说道：“在我们海南，常用‘出入平安’表达对出行安全的祝福。逢年过节，长辈会说‘平安福’祈求平安有福气，在花架上刻这两样字如何？”

詹逸晨点了点头道：“很好，把琼作木艺和印尼藤编结合起来，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定能在东南亚市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正像我们这样漂泊在海外的游子，也能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林婉清赞同道：“尽管不用价值连城的老木料，只要将真情化进木雕里，也能做出打动世界的东西，我明白了。”

二人顾不上吃清补凉，一起走进林家工坊的操作间开始工作，之前生生不息系列有藤木结合的设计样稿，詹逸晨的表哥所需要的订单正是生生不息系列视频中的一款。

詹逸晨道：“婉清，藤编部分我来解决，你负责红木拼接和微雕的部分。”

二人分工明确，詹逸晨火速回家去准备藤编部分，林婉清打开台灯，继续工作，她现在动力很足，这个百万订单给了她很多新的启发，在之后的设计中她尝试着用琼作木艺去拥抱世界文化，这也是黄花梨木雕在启用人工林新料响应环保政策后，焕发的又一个新生机，引入人文关怀。

她越干越带劲，雕刻刀在她指间翻飞，像一只灵巧的蝴蝶，她手中的微雕仿佛也有了生命，让人忍不住为之心动！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她都泡在林家工坊的操作间里制作藤木结合的花架，那一道道“平安福”“出入平安”的字样刻下去，她的心里暖融融的，眼睛里盛满了光，不光是琼作木艺在东南亚市场找到了位置，她亦在时代变迁中，带着老手艺在新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二十三章 展

会前的暴雨

皮埃尔的订单接近尾声时，林婉清接到海口国际红木家具文化展览会的邀请，这次展览会的主题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

林婉清拿着烫金邀请函，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紧张与期待。

詹逸晨道：“咱们的生生不息系列在海外线上打响了名气，正好趁此机会在线下推广，海口这个国际红木家具文化展览会正好是个契机，到时候线上线下一起推广，咱们的产品一定能够一炮而红的！”

林父抚摸着邀请函叹了一口气，皱眉说出来了自己心中的隐忧：“是挺不错，可是我听说赵老板也会去参展，这个人利欲熏心哪里会做出什么好东西来，要不是前段时间偷了婉婉的设计稿……”

林父的话像一盆冷水兜头泼在林婉清的头上，她下意识攥紧拳头，恨的牙根痒痒，本来她的作品是十分独特的，赵老板的仿品像块狗皮膏药似的黏上来，真叫人有种说不出的恶心。

林父继续道：“而且赵老板那人贯会弄噱头，找托烘托气氛，要不咱们也找找托，不然到时候他借着产品发布时间给咱们泼脏水，得不偿失。”

林婉清摇了摇头说道：“没关系的，赵老板的仿品我跟詹总看过了，做工很次，有眼睛的人都能分出优劣，而他找的托又不真的买他的东西，这场比试我们输不了！”

詹逸晨道：“确实如此。”

三人立马为参展的事做准备，林父寻了木箱子来，在里面铺了专门防磕碰的环保泡沫垫，林婉清和詹逸晨将生生不息系列的成品小心翼翼的存放到木箱里，林父在成品上方和四周都塞了防磕碰的环保垫，其余细小的缝隙用刨花锯末子填充，确保万无一失。

林父和詹逸晨将一个个的木箱子抬到后备箱里，林婉清扶着阿公在后车坐坐好，一行人准备出发了。

孰料一抬头撞见了赵老板和他的伙计驱车驶过来，赵老板经过她们的时候，故意缓缓摇下车窗，无所谓丢了个一个废弃的烟蒂，伸出中指朝下比了比，吐了眼圈张口说道：“烂渣渣，无值钱，阻路，行开啦！”

嚣张跋扈至极！

林婉清气闷，恶狠狠的咬牙骂了他一句，呛了半口赵老板的车尾气！

林父拍了拍她的肩膀道：“上车啦，莫跟小人一般见识！”

林婉清坐上副驾驶，车子缓缓启动，然而还没到会展中心，天空突然落起了雨滴。

林父扭头朝外看了看，说道：“遇水则发，好兆头，好兆头。”他的尾音明显有些虚，自己也拿不定这雨能下多大，况且他们装了一后备箱的木材，木头可最怕潮了。

林婉清掏出手机查了一下海口的天气预报，藏青色的页面配着雨滴落下的特效，她念出声来：“27分钟前更新，市气象台 2024 年 08 月 02 日 09 时 30 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 2 日 10 时至 3 日 06 时，我市有暴雨活动，局地伴有短时雷电和 8 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什……什么？竟然是红色预警级别的暴雨！”林父瞠目结舌，他再也说不出遇水则发类的吉祥话了！

林婉清皱了皱眉头，扭头问道：“阿爸，我们的雨具够吗？”

“有四把伞，两套雨衣，应该够了。”林父回道，海南多雨，一般都会在后后备箱预备雨具，今日出门他还特意多拿了两把伞。

天不遂人愿，雨越下越大，雨刷器挥动起来就没停过，车前挡风玻璃不停的被大雨浇灌，前方路况模

糊不清，天空阴暗暗的，只有暖黄色的光影在窗前浮动，詹逸晨放缓了开车的速度，安慰道：“我在印尼的时候也经常碰到这样的大雨，有雨中行车的经验，咱们一定可以开到会展中心的。”

林婉清的心稍稍安定了些，硕大的雨滴不停的拍打着车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路上的车子都在龟速挪动，好不容易到达会展中心，发现会展中心的交通已经乱成一锅粥，堵塞了个水泄不通，有好几个穿着雨衣的保安在指挥交通。

詹逸晨的车子被迫在另一个入口停下，雨如水帘似的倾泄而下，最恼人的是还有八级大风在呼呼乱吹，雨伞根本打不住，雨衣但凡有口处皆被风雨灌入，雨中每个人都狼狈的很。

车流量太大，每辆车停车的窗口只有短短十分钟，詹逸晨对林婉清说道：“婉清，外面雨大，你和阿公留在车上，我跟林叔先把货搬下去。”

伞根本打不住，林父穿上雨衣跳下车门，问会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借了一块防雨布铺在木箱子上，饶是这样几个木箱子仍是被雨水浇透了。

雨停下了，木箱子还在渗着水。

林婉清扶着林阿公站在木箱子旁，等着工作人员

拉着托运推车将这些笨重的木箱子托运进去。

还真是冤家路窄，林婉清一抬头就看到了赵老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人异口同声的暗骂一句：“晦气！”但见对方箱子凄凄惨惨的模样，又都心情好了起来。

赵老板的伙计担忧道：“这些死木泡了水，可就全糟了！”

赵老板给了伙计一脚，怒骂：“少他娘的说丧气话！赶紧给老子干活咯！”他斜眼瞥了林家木箱子一眼，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道，“又不止我们一家倒霉，没差咯！”

林婉清瞪了他一眼，讥讽道：“又不是什么好事，得意什么？自己倒霉也见不得别人好，神经病吧。”

两家的木箱子一块被抬进去的，两家的展位也相对而设。

林婉清没在关注什么赵老板，她赶紧把自己的产品从木箱子里拯救出来，却发现外面的箱皮虽然湿透了，生生不息系列的产品竟然完好无损！！

她将茶具捧到林阿公面前，惊喜道：“阿公，您的封蜡工艺真是绝了！！我们的产品竟然一点儿事都没有！！”

林阿公点点头，笑呵呵的回应：“这木头像海边长大的孩子，经得住潮。”

对面却传来赵老板气急败坏的声音：“白干咯，这些茶盘底座被雨淋变形了，真他妈倒霉！！”

林婉清与林阿公对视一眼，心情出奇的好，赝品果然是赝品，仿得了外形，却永远仿不出精髓。

木上山水

第二十四章 “木”
“上山水”展台



林婉清不在关注赵老板那边的情况，俯身将自己的产品一一从木箱子里取出来，用吸水巾擦去表面的水渍，将它们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她带的都是茶盘、花架等小型木艺，会展中心给预留出来的展位还算宽敞，前后大约三米见方，很方正的一个隔间，她将空间分成三个区域：中间人工林标准件区位，这里的產品所用的人工林黄花梨新料其产地可查，海南气候条件优越，培育的人工林黄花梨带有淡淡的降香味，与其他国家所产的黄花梨木相比，很有竞争优势，在国际上很受欢迎。

而且人工林黄花梨树的培育使盗伐案件下降了60%，之前许多为生计所迫的树农不得不砍伐野生黄花梨赚钱养家，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人工林黄花梨树的培育者，也能赚的盆满钵满，犯不着去触发法律讨生活了，甚至许多人自发的保护起了野生黄花梨，这个区位最环保、最能契合此次会展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左侧区域放着藤木结合的样品，这是琼作木艺走上国际舞台的标志，合理诠释了什么叫“民族的，世界的”，琼作木艺不在守着自己的方寸之地，而是敞

开怀抱迎接更大的舞台，让琼作的技艺嵌入国际红木交易市场，让世界都能欣赏到中国木艺之美。

右侧区域放着“新木托老纹”系列，此类产品最能展现新老工艺传承理念，她将在油管上大火的微型五指山摆件放在此处，许多游客都不禁被它吸引进展区，纷纷赞叹它巧夺天工，美轮美奂。

林婉清拿出提前做好的绿色条幅，挂在自己展区的正上方——木上山水！

离得远的游客或许看不到林婉清展区的展品，但一眼就能望见展区的横幅上的字，不少人被横幅上的字吸引了注意力，络绎不绝的过来观看。

林婉清的展位门庭若市。

赵老板的托儿们不起作用了，他恨不得敲锣打鼓耍赖皮，趁着人多大声嚷嚷道：“大家快来看看啊！两家展品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赵家生产这个系列的产品要比林家早，林家抄袭我们的，真正的正品在我们这里！大家不要看走眼咯！”

这可真是贼喊捉贼，林婉清气笑了！

不少瞧热闹的人走过来，在林家展位观摩一番，又去赵家展位观摩了许久。

有人奇怪的问道：“你们两家的产品大都很相似，到底是谁抄得谁的？”

“啊？红木家具也论抄袭的吗？不都长那副模样吗？”有人疑惑出声。

他旁边的人嗤笑出声道：“这你就不懂了吧，红木家具之所以卖那么贵，除了原材昂贵，还真就讲究设计精巧呢，你想啊，假如同一块木头，谁的做工精细，谁的设计完美，谁就卖的价格高啊。”

周围的人点了点头道：“好像是那么回事，只是刚刚我认真看了看，林家的木工活没得说，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绝对的物有所值，只是那边那个赵家的展品，他们的茶座都变了形，价格竟然比林家相同的产品高了一成，他们是凭了些什么？”

此人语惊四座，大家又纷纷对比了一番，发现确实如此，而且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赵老板展区的茶盘上的“海浪纹”是用机器轧成的，边缘僵硬的很，被雨水一淋竟然微微翘边了，粗制滥造到这种地步，让人哭笑不得，本来打算下单的顾客也纷纷摇头走人了，转来林家展区这边观览。

看客们看热闹不嫌事大，发出灵魂一问道：“你们赵、林两家，到底是谁抄的谁的设计？”

“嗨，这还用问吗？谁见过仿品仿过原创的？我们林家工坊可是百年传统的老字号，他们赵家是什么根基？”林父刚刚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浇透了，他之前去外面服装店换衣服去了，刚一回来就碰到了这等热闹，还是自家的，少不得开口辩驳两句。

赵老板皮笑肉不笑道：“百年老字号？好了不起咯，难道你们不知道人工林黄花梨没什么收藏价值的嘛？要买还是买老料才划算，大家快过来看看，我们家不少老料子做的家具，都十分不错。”

林婉清游刃有余的播放护林员阿武提供的数据：“人工林成材后，野生林盗伐案下降 60%，真正的收藏价值，是让这门手艺能传承下去。”

话音未落，旁边传来鼓掌的声音，林婉清扭头看过去，见詹逸晨西装革履带着两个西欧人走了过来，他面带微笑，补充道：“印尼客户愿意为可追溯的人工林黄花梨木支付 20%的溢价，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赵老板闻言，面色十分难看。

詹逸晨跟林婉清介绍道：“这是法国商人皮埃尔和他的法国设计师，之前就是他们向我们订了 20 套黄花梨木茶具。”

几人寒暄了几句，法国设计师被林婉清雕的微型

五指山摆件吸引了目光，情不自禁的走过去观看了许久。

皮埃尔用法语与他的设计师交谈道：“C’ est un dialogue entre la nature et l’ humain.（这是自然与人文的对话）”

法国设计师听了不住的点头，听说五指山微雕摆件是林婉清雕出来的，他惊叹一声，朝林婉清竖起了大拇指。

詹逸晨笑着跟林婉清说道：“他在表扬你是个了不起的木艺师。”

林婉清回道：“我不懂法语，你跟他说这个摆件生动诠释了我们中国人的艺术理念。”

詹逸晨略一思索，用纯正的牛津腔英文说对法国设计师说道：“Just lik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t keeps its roots while embracing the world.（就像海南自贸港，既守着根，又向着世界）”



第二十五章 赵
老板的当众质疑

眼看着林婉清扳回一局，赵老板哪里肯甘心？

他一把推翻自己面前的仿品，气急败坏的指责道：“大家看嘛，林婉清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起调这么高也不怕扯着嗓子，林婉清说人工林黄花梨木好，可她爷爷却藏着野生黄花梨老料子！说一套做一套，这么虚伪，她做的东西能好到哪里去？”

游客驻足，左右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是啊，若人林工培育的黄花梨木真那么好，她林家为什么要藏野生老料子？林婉清所说所做的，不会是忽悠我们当冤大头吧？”

赵老板得意洋洋的看着众人，招呼道：“大家有要老料子的可以来我这看看，我这里有好东西，我可不像林婉清把什么好东西都藏起来，只拿环保概念当噱头忽悠人，你是环保了，东西没有价值嘛！大家说是不是啊！”

赵老板添油加醋的煽动，众人异样的目光像烈火一样炙烤着林婉清，她死死攥了攥拳头，一字一句回应道：“赵老板，你还记得这次展会的主题吗？可持续发展，你的老料子用一块少一块，上哪里可持续去？”

“我可不可持续又关你什么事嘛？”赵老板下颌

扬得高高的，将不可一世的傲慢演绎的淋漓尽致。

林婉清不跟他在这打口水仗，她自信的拿起手头的材料，登上正前方的展示台，跟会展工作人员交流了一下，打开会展投影仪，播放起了林父和护林员阿武带村民们给野生黄花梨树林安装防护林的视频，视频里还有赵老板手拿铁钳和铁锹，带着伙计鬼鬼祟祟的出没在野生林附近的视频。

她当时并没有特意拍赵老板，但赵老板的身影却凑巧出现在了视频中，他到底去干什么了？懂行的人一看便知。

野生的老料子难得，盗伐之事屡禁不止，都是因为市场上缺口大，有人肯出高价就有人敢铤而走险！

只是这是私下里的，谁都不会憨憨的放到明面上说，林婉清的视频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的抽在赵老板的脸上，赵老板哑口无言，神色讪讪的闭了嘴。

之前有心和赵老板交易老料子的顾客此时也却步不前，隐隐与他操持着距离，毕竟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事。

林婉清环视一周，将众人的神色一一看在眼里，她将视频按了暂停键，从容淡定道：“我可以解释林家工坊私藏老料的来历，我祖上从明清之际就做黄花梨

木雕，传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八代了，林家的手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然了，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林家确实积累了一批顶级的野生黄花梨老料子，但是从国家明令禁止砍伐野生黄花梨之后，林家就再也没进过野生老料子了。”

她掏出“海渊纹”老料的拓本像世人展示：“这料子是我阿公 1958 年救的，当时有人要砍了它做船料，我阿公死死抱住不放，等林业局的人来了才保住。”

林阿公站在人群之外，由林父仔细搀扶着，他望着台上的孙女，望着孙女手中的海渊纹拓片，一时感慨万千，泪水情不自禁的往下流。

林家对野生黄花梨的保护和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每个林家人都很清楚，林父抬起衣袖给老父亲拭泪。

林婉清望着老泪纵横的祖父，也悄悄的红了眼圈，她没有再说话，伸手按视频播放件，视频中风雨大作，豆大的雨珠不断冲刷着红土地，湿泞的土地上是一群不屈的人在用他们单薄的身影，为野生林黄花梨筑起一道道生命的防线。

视频字幕上配着醒目的大字：老料会捐给海南省博物馆，人工林会种满吊罗山。

詹逸晨轻轻侧头给皮埃尔和他的设计师翻译刚刚

所发生的一切，皮埃尔用生硬的中文回道：“这中国的手艺人，了不起！”

不知是谁起的头，台下的海南本地商人纷纷鼓起了掌。

有利欲熏心者，就有为热爱践行不怠的人，百余年积累的顶级黄花梨是什么价位，身为红木商人最是一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打心眼儿里佩服林家的高风亮节。

皮埃尔露出满意的微笑，对詹逸晨说道：“Elle est remarquable ; la création qu'elle a dévoilée incarne parfaitement l'artisanat du bois chinois tel que je l'imagine. (她很卓越，她呈现的作品完美诠释了我理想中的中国木艺)”

詹逸晨趁热打铁，与他聊起了合作事项。

大家看林家木艺受到国际友人的青睐，也纷纷去找林婉清下单。

林父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十六章 生态监测数据

生态监测数据



热闹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林婉清抬头一看，见一位穿着黑色行政夹克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在展会负责人的簇拥下朝她走了过来。

一旁的展会工作人员附在她耳边，低声介绍道：“林女士，这是林业部门的王科长。”

林婉清点了点头，抱起自己的资料让到一旁。

谁知王科长转过头来，竟主动向她点头致意，他登台公开说道：“根据林业部门野生林监测数据发现，近三年新发现 5 棵百年黄花梨幼苗，这是人工林推广后，生态压力减轻的证明。”

在场的参展人员皆不约而同的鼓起了掌，王科长双手稍稍往前按了按，示意大家安静，他又严肃警告道：“盗伐野生黄花梨木的人，只要被监测到就会受法律制裁，希望有些人别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铤而走险。”

王科长每说一句，赵老板的脸色就灰败一分，他仿佛已经看到王科长严厉的目光扫向他，他心虚不已，连忙吓得绕到展台后面，慌不择路的提前跑了。

林婉清悄悄往后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王科长讲完话后，来到台下，将手中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递给她，语重心长道：“以后琼作要写进非遗，得靠人工林可持续传承。”

林婉清点了点头，回应道：“王科长的嘱托，我们一定牢记于心。”

送走王科长后，皮埃尔虽然很欣赏林婉清，但对木艺品在海上运输依旧心存疑虑。

林婉清在詹逸晨那里得知皮埃尔的担忧，她当即问会展工作人员要来一盆清水，当着皮埃尔的面将人工林黄花梨木料投到水里，现场演绎“水浸辨纹”，模拟海上运输环境，半个小时后将木料捞出，木料完好如初，并没有变形。

皮埃尔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连忙问道：“Incroyable ! Comment est-ce que c'est fait ? (不可思议！这是如何做到的？！)”

詹逸晨将皮埃尔的疑惑传递给林婉清，林婉清嫣然一笑道：“很简单，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工林黄花梨木纹密度均匀，本就不容易变形，二是我刚刚投放的那块木料采用了封蜡防潮工艺。”

话音未落，她拿起旁边的蜂蜡放到铁盘里，然后用热水将蜂蜡隔盘融化，用棉布蘸着融化后的蜂蜡一点点涂抹在一块人工林黄花梨新料子上，热感相机显

示蜂蜡渗透木料的过程，所有人都一瞬不瞬盯着屏幕。这是中国老匠人的智慧结晶，半点没有弄虚作假的噱头，都是真功夫真效果。

待木料上的蜂蜡晾干后，木料竟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荔枝花香，在场的众人都被惊艳到了。

詹逸晨将林婉清的做法翻译给皮埃尔，然而皮埃尔虽然很心动，但依旧心存疑虑，他继续问道：“Est-ce que ce savoir-faire traditionnel risque de disparaître un jour ? (传统工艺是否会失传?)”

林婉清递上合作社培训手册，微笑解释道：“已有30名年轻人报名学习，我们教老手艺，也教国际贸易规则。”

经过詹逸晨的翻译后，皮埃尔的疑虑顿消，他当即宣布：“我会预定300套生生不息系列的产品，并将其引入欧洲顶级家居店。”

林婉清乍然听到这个数字还以为是詹逸晨翻译错了，她目光微凝不敢置信。

詹逸晨点点头道：“是300套！”

林婉清嫣然一笑，与皮埃尔握手道：“多谢信任，合作愉快。”

这次会展林婉清满载而归，回到林家工坊时她的心情都是激动万分的！

她立马打开电脑，将生生不息系列产品详情图传到非遗申请栏，打算再试一次，她想这一次她终于找到了传统工艺在当代的表达方式。

若说林婉清最近唯一心烦的事，大抵就是阿公又住院了。

林阿公年纪大了，之前又突发心梗过一次，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兴许是参加展会那天受了凉，回来便有些头疼感冒，吃了些感冒药仍不见好，还总说心口发闷发疼，林父不敢耽搁，当即就将林阿公送进了医院里。

这几天林父一直在医院里陪床，今日林婉清抽出时间来，林婉清去病房换班，给阿公的病房里换上自己设计的人工林躺椅。

林阿公感慨万千，他在林婉清的搀扶下，缓缓坐在躺椅上，身子轻轻往后一仰，微微闭着眼睛，清晨的阳光撒在他的身上形成一圈淡淡的光晕，他的淡黄色的肌肤仿佛也要融进这静谧的阳光里，沉默良久，他摸着躺椅扶手上的木纹，感叹道：“野生林是祖宗的脚印，人工林是你们的路，能走下去的才是好路。”

林婉清轻轻的点头，承诺道：“您就放心吧，我会带着祖宗们的印记，撑着林氏木艺继续走下去的。”

“那你手头上的订单做完了？”林阿公仰头问道。

林婉清吐了吐舌头，调皮道：“还好，这不是想阿公了，特意抽出时间来看看你吗？”

林阿公语重心长的说道：“工作上的事情要紧，莫要在我这里瞎耽搁时间了。”

林婉清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沓稿纸，笑道：“生生不息系列还需要再继续设计几个产品，您说我这设计图在哪里画不是画呢？您就别费心往外撵我啦！”

林阿公乐得妥协，摆摆手任她去了，自己听着收音机里的琼剧节目，躺在躺椅上昏昏欲睡。

林婉清点燃了用黄花梨木屑做成的降香，清幽幽的香气衬的时光更宁静了，在这片刻安宁中，她手中的笔在稿纸上不停跳跃，发出莎莎的声响，像滴答滴答的钟表，在岁月中走出属于自己的痕迹。



第二十七章 博
物馆的邀请函

在林婉清的精心陪护下，林阿公很快就出院了。

林婉清不敢像之前那样粗心大意，她对阿公的身体比之前照顾的更加精细。

为了让孙女放心，林阿公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林家工坊的操作间的躺椅上休息，偶尔指点林婉清两句，告诉她：“啲木爱顺纹，亲像做人勿拗性。（磨木要顺纹，就像做人别拧着来）”

“知道了，阿公！”林婉清手里拿着椰子壳和野生黄花梨微雕，抬头看了林阿公一眼认真说道。

墙角电子屏显示人工林生长数据，与墙上老料拓片形成新旧对话。

忽然，林婉清的手机里传来叮咚一声轻响，她划开手机，是一条快递消息。她仔细想了想，自己最近好像也没网购啊，还是国际快递，她想着是不是詹逸晨从印尼寄什么东西过来了？

她还没来得及多想，门铃就响了，快递小哥在外面喊道：“林女士在家吗？这里有你的包裹，请签收一下。”

林婉清半信半疑的打开院门，签收了快递，将一只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快递盒子接了过来，将其放在操

作间的工作台上，随手拿起一支平口刀在外面缠着的厚厚交代上轻轻一划，快递盒子被打开。

拿出防磕碰的纸团，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非常精美的法式包装盒。

林婉清打开包装盒，一封用海南沉香木做封面的邀请函置于正中，旁边还放着一张法语写的卡片，她不认识法语，忙拿出手机拍照用手机自带的翻译功能查看信息，邮件是皮埃尔发过来的，卡片上的内容是：要配最中国的香。

邀请函的边缘处勾勒着烫金朱伊纹图案，她继续用手机翻译查看了一下里面的文字，皮埃尔在巴黎办了“木上山水”特展，她的五指山微型木雕亦在参展之列，而且被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了！！

她看了又看，生怕手机软件翻译错误，又去电脑上查看了一下，确实如此，她的作品真的要被巴黎博物馆典藏了！

林婉清沾着木屑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木质邀请函，温润细腻的触感，如同油脂般的光泽在指尖流淌——这沉默的木料，竟成了她此刻震颤心绪的唯一支撑。

熟悉的海风气息透过窗子轻轻拂来，风里含着咸味，亦裹挟着海岛特有的草木香，连带着操作间里淡

淡的降香一起涤荡着她的心绪。

望着满室的黄花梨木料和生生不息系列的作品，她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林婉清悄悄望了一眼，见阿公躺在藤编的躺椅上，正悠闲自在的听着琼剧，时不时的跟着哼上两声，并不在意是否荒腔走板，自得其乐的很。

父亲则坐在外面的杨桃树下，低头用砂纸打磨着一只人工黄花梨茶托，莎莎声在寂静里格外清晰，如同无声岁月里悄然落下的尘沙。他动作细致，仿佛每一寸木料都藏匿着光阴无法诉说的心事。

林婉清脚步轻缓，拿着沉香木制成的邀请函放在阿公面前，哼曲声戛然而止，林阿公用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摩挲着精致的邀请函。

林婉清笑道：“阿公，这是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发来的邀请函，您看看。”

良久，他喉头滚动一下，终于抬起头，混浊的眼底泛起微光：“好啊，好，咱们家婉婉的木雕，漂洋过海了……”话音未落，一小块木屑竟从阿公的袖口抖落下来，恰好飘落在邀请函上，像一粒微小的时光尘埃，轻轻覆盖在崭新字迹之上。

林父手下动作一顿，目光也扫过那封邀请函，他

默然片刻，却忽然起身，只说了一句：“我去灶房看看，添点柴火。”

他转身走向灶房，背影融入了屋内的幽暗，唯余下脚步声响在青石板上。

灶膛口堆叠的柴火，分明是刚刚才添进去的，林父用添柴掩盖自己无声的激动，如同用粗粝的砂纸，一遍遍打磨掉岁月里那些未曾出口的肯定与期许。

炊烟漫出，阿公起身慢慢推开祖屋的后窗，海风裹挟着潮湿的咸味涌了进来，瞬间充盈了天井。

海风夹杂着经年累月遗留下来的降香味道，在潮湿的空气中悄然弥漫，如无字家书，柔柔拂过阿公眼角的纹路，抚过父亲灶前沉默的火焰，也萦绕在林婉清指间的薄茧上，香气悄然释放在祖屋的每一处角落时，无声的肯定已胜过万语千言，静默地弥漫于亲情的血脉之间。

灶膛新柴燃烧，发出清脆短促的爆破声，锅里的鸡汤沸腾开了，呼噜呼噜往外冒着热气，林婉清进屋将邀请函妥帖收好，准备新的征程了。

黄花梨琼作木雕终于真正的从她手中离开海南岛，拥抱世界。

她打开电脑，给皮埃尔回复邮件，坚持要在展品

旁放人工林培育照片。

林阿公站在一旁说道：“让老外知道，咱中国人不光懂手艺，更懂得护着祖宗留下的山和树。”

此时巴黎大约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皮埃尔回复很快，他再三思量了一下，决定答应林婉清的要求。

第二十八章 合作社的新苗



——大清早，林婉清选了一件鹅黄底白色碎花连衣裙穿上，轻施粉黛，画了一个甜美的妆容，她将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发来的邀请函装在手提包里，预备出门。

林父正在饭桌前收拾保温盒，里面装有炖了半天的鸡汤，特意用黑猪脚和晾干的槟榔花做的药膳汤，还有妻子爱吃的腌粉，他特意在里面添了多多的芝麻碎，闻起来香喷喷的，特别开胃。

他将这一切收拾妥当，递给女儿道：“去吧，你阿妈总跟我念起你。”他顿了顿，或许觉得自己的话里有歧义，又补充道，“不是怪你不去看她，你知道的，人一旦生病，总比旁时脆弱些，她知道你工作忙，还叫我不要有事没事叫你来医院，总怕打扰到你。”

林婉清接过饭盒，轻笑道：“我知道的，阿爸。阿妈只是想我了，我这就看看她去。”

她脚步轻盈，一路哼着歌拎着手提包和饭盒出了家门，听父亲讲医生说母亲术后恢复良好，不久就要痊愈出院了，简直是双喜临门。

公交车上，海风轻轻的袭来，路旁的槟榔叶子轻轻拂动，海岛炙热的阳光烤的人昏昏欲睡，林婉清抱

紧手提包和饭盒，靠着公交车厢内壁打盹儿，心情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医院里的人永远络绎不绝，林婉清下了公交之后，将遮阳帽轻轻的往下拉了拉，遮住热烈的骄阳，她拎着东西快速往住院部走。

病房走廊里冷气打得很足，外面带进来的丝丝暑气瞬间被消融，林婉清顿觉神清气爽，她找到母亲的病房后，悄悄推开了门。

林母身上搭了一条薄毯正在和临床的病友聊天，旁边的铁架子上悬挂着空药袋，看来是刚刚打完点滴，她见林婉清进来了，心情瞬间雀跃了。

林婉清将手提包和饭盒放在床柜旁，她没有立马打开饭盒，反而卖起了关子，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母亲，笑道：“阿妈，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是猪脚汤？”林母故意猜错。

“不太对呢，是鸡汤。”林婉清调皮的眨眨眼，“你猜盒子里装的是抱罗粉还是陵水酸粉？”

“是腌粉吧，我昨天跟阿爸讲想吃这个来着。”林母逗趣道。

“原来阿妈刚刚猜错是故意唬我呢？！”林婉清

一边打开饭盒一边说道：“还有呢？我今天还带了其他东西来！”

林母看了看饭盒，纳闷道：“还有什么？”不是惯常的一饭一汤吗？再多的，饭盒也盛不下啊！

林婉清眨了眨眼睛，笑道：“您先吃，吃完我再告诉你。”

林母多看了她两眼，接过饭盒开始吃饭，房间里逐渐安静下来，只有轻微的林母吃饭的声音。

林婉清看母亲吃得差不多了，这才将手提包里的邀请函拿出来，给她看。

林母擦了擦手，神色郑重的接过邀请函仔细翻看着，她不认识法文，但她知道应该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她迟疑开口，问道：“婉婉，这是？”

林婉清微微抬起脸，语气骄傲道：“这是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函，我前些日子雕刻的五指山微雕被这家博物馆相中了，博物馆发来邀请想典藏这件作品呢。”

林母惊喜道：“我们婉婉出息了！”她摸着木质邀请函，心里感慨万千，女儿为了黄花梨木雕工艺付出多大的心血，自己这个做母亲的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万幸她的辛苦没有白费，一切都是值得的。

临床的阿姨一脸羡慕道：“你女儿真有出息啊。”

林母笑道：“她很有天赋，也很努力。看她这么厉害，我这病啊，快好了一大半了。”

次日，林婉清换了身长腿裤，去合作社帮父亲种植新的人工林黄花梨幼苗。

林婉清设计的“生生不息”系列作品在国际市场上悄然走红，买家对人工林可溯源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仅国内红木交易市场上出现了生生不息系列的仿品，国际红木交易市场上也混了不少越南料仿品，而越南出产的黄花梨木味道发酸发涩，并没有海南黄花梨木这种清透的降香味，国际买家还是更喜欢海南黄花梨木的香味，他们也有更多的耐心去陪伴一棵树成长。

每棵人工育种的黄花梨幼苗上都挂着一个木牌，木牌上写着认养人的姓名，有林家一家四口的名字，也有詹逸晨的名字，也有皮埃尔和詹逸晨表哥的名字，还有法国、印尼等其他国际买家的名字。

树苗娇嫩的枝丫在微风中轻轻晃动，护林员阿武带着孩子们给新树苗浇水。

孩子们手里握着木勺，一勺一勺的往土坑里浇水，边干活边说笑，银铃般的笑声散满山坡。

忽然一个孩子发现了大秘密，呼朋唤友道：“2024年种落去，2074年收起来，要留分后世人。”他拽了拽阿武的衣角，问道：“阿爸，只句话是乜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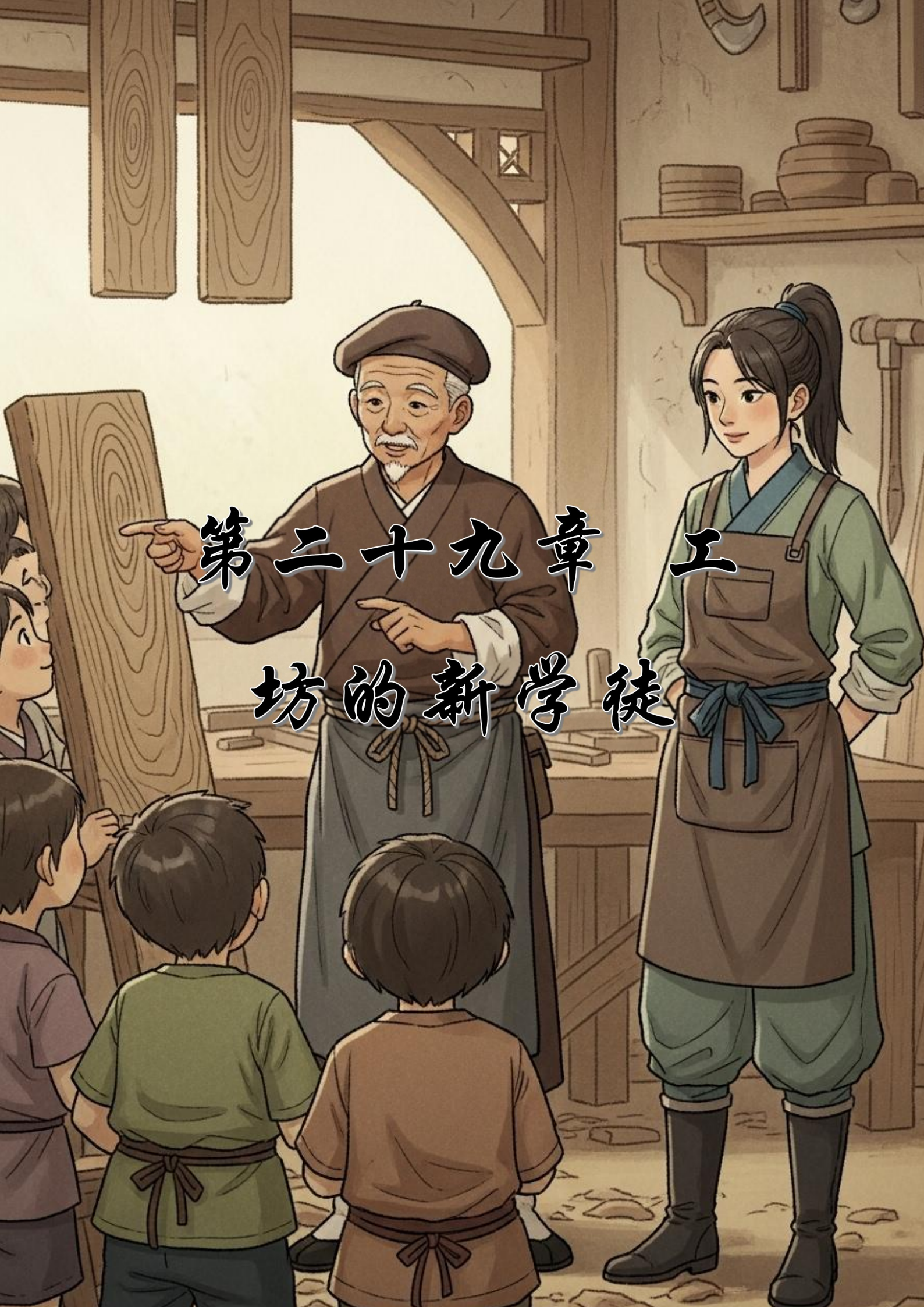
阿武抚了抚儿子的脑袋，指了指新种下的人工林黄花梨幼苗，意味深长的回道：“即片林丛将来需要汝们顾守。”

“嗯！”孩子们重重的点头答应，旭日在山头的徐徐升起，将孩子们稚嫩的脸颊映的红彤彤的。

林婉清手执铁锹，笑得很开心。

远处是护林员骑着摩托沿山路在野生林边界处巡逻，排查盗伐隐患。

更远的地方是风力发电机在山风的吹拂下，悠悠转动着轮片。



第二十九章
工
坊的新学徒

妆容精致的海南省电视台记者面向镜头，满怀

敬意的说道：“一把刻刀，承载着千年的匠心；一段黄花梨木，诉说着海岛的故事。今天，我们跟随林婉清老师，走进了黄花梨木雕的深邃世界，触摸到了那份源于指尖的温度与执着。

从选材的苛刻到雕刻的入微，每一道纹理都凝聚着时光的智慧，每一次落刀都延续着祖先的脉搏。林婉清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守护的不仅是这门濒临消逝的绝技，更是海南岛独特文化基因中那抹不可替代的‘木香’。

感谢林婉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和深情守护！让我们共同期待，这缕珍贵的‘海南木香’，能够穿越时空，永续芬芳！本次采访到此结束。”

林婉清的目光从电视机上收回，自从林氏黄花梨木雕工艺通过非遗申请后，家里络绎不绝的来了许多媒体人，省台为此还专门做了一期专访，用来宣传琼作黄花梨木雕。

林婉清心想这也是好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技艺，传承这项技艺，凡是古老的技艺都是需要注入新鲜血液的，如此才不负阿公的期待和生生不息系列作

品的设计理念。

她手中的三角雕刻刀落在黄花梨木上，精心雕琢着线条曲折的地方，星星点点的碎木屑被雪刃断断续续的挑出，遗落在木雕边缘，遗落在的手指上，遗落在工作台上，新鲜的降香弥散开来，让人心情愈发宁静。

“咣咣咣。”传来一阵敲窗声，林婉清抬头去看，却见父亲在窗外冲她打手势，意思是有人来了，找她的。

她轻轻放下雕刻刀，将散落的碎木屑用扫帚扫到一处，归置在房间角落处的布袋子里，黄花梨木的身上都是宝，包括这些碎木屑，得妥帖归拢到一起才行，这是从阿公那里承下来的习惯，这么多年始终坚持如一。

她收拾好操作间，洗干净手，这才解开工作围裙去外面一看究竟。

外面有三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此刻正站在天井处的荔枝树旁摘荔枝，说说笑笑，朝气蓬勃。

林婉清看着这几个人很是眼生，看样子也不像来买木雕的，她疑惑的问道：“你们这是？”

打头的是个有几分书卷气的年轻小伙子，他见林

婉清出来了，拍了在摘荔枝的几个人一下，抬头冲林婉清笑道：“婉清姐，我们是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趁着实习的空挡回到家乡想来您这学习黄花梨木雕。”

其中一个穿黑衣服，手里抓着一把荔枝的学生笑道：“婉清姐，我们是在省台看到您的采访，一路问着人就过来了，您放心，我们不白学，会付学费的。”

他身后的那个男生似乎有些腼腆，一直不太敢抬头看林婉清，但很明显是有话要说的样子。

黑衣服的男生向前推了他一把，说道：“赵嘉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快如实招来。”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好打闹，林婉清噗嗤一声笑了，问道：“你是什么情况，也说说吧。”

那男生紧张的攥了攥拳头，迅速抬头看了林婉清一眼，又心虚的低下头。

林婉清霎时愣住，直觉这个男生很是面善，一时想不起他像谁了。

男生张了张嘴，小声道：“婉清姐，之前派人偷你设计稿的赵老板是我叔。”他生怕林婉清误会似的，连忙摆了摆手解释道，“不过您别误会，我不是来当卧底的，我是真心想学些东西。”

他见林婉清不像生气的样子，这才继续剖白心迹：“我叔破产后才懂，踏实做人才长远。”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林婉清无意和一个晚辈计较什么，点头答应赵嘉成也可以一起留下来学习。

既然要授课，她决定拿出真本事来，她亲自教他们认识雕刻刀的类型和型号，主要有哪些功能，该用什么角度和力度去下刀，待了解完基础知识后，她带三人熟悉激光机，现代工具在现代工艺中有不可或缺，作为 00 后不仅要会握雕刻刀，也应该学会合理运用激光机。

林阿公老当益壮，看着这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就开心，他亲自上阵他们看木纹，坚称：“机器是脚手，目睛共心才是根柢，亲像这丛黄花梨，扎伫海南土正生得好。（机器是手脚，眼睛和心才是根，就像这黄花梨，扎在海南的土里才长得好。）”

三个 00 后不住的点头，学的非常认真，看来是将林阿公的话听进去了。



第三十章 海风
吹过的年轮

生生不息系列产品在东南亚市场大获成功，林婉清尝试着大胆创新，用印尼天然藤编制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中华结、龟背纹、滚身纹的家具，与人工林黄花梨木更加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产品在东南亚市场上一经面世，很快销售一空，订单排期很紧张。

詹逸晨觉得这种中西结合的法子很妙，他根据藤木结合的样品，计划与林婉清联合开发“跨洋系列”，因此特意回印尼去采购藤编机。

没过多久，林婉清就收到了詹逸晨从印尼寄来的藤编机，经过系统学习后，林家工坊的出货效率瞬间提高不少，很快家里的人工林黄花梨木就不够用了。

清晨，林婉清骑着电三轮车载着学徒去吊罗山选材，之前一直教他们如何使用激光雕刻机，如何辨别切割成块的木料花纹，如何使用传统的锯、雕刻刀和牛角刨，还没教他们树长在山上还有哪些学问？

林婉清等人到达合作社时，阿福刚从野生林边界区巡逻回来，见她们要上山看树，他自告奋勇在前面引路。

青春洋溢的学徒们像正在迎风招展枝叶的小树苗，在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他们看什么都很新鲜，都

觉得稀奇。

赵嘉成指着一棵新树苗上的二维码，欣喜的问道：“婉清姐，这个真的可以扫吗？能扫出什么来呢？不会是付款码吧。”

林婉清扬眉轻笑道：“试试？”

赵嘉成将手腕上的电子手环往二维码上一扫，弹出档案：“2024年3月播种，台风季经三次加固，预计2074年成材。”

赵嘉成疑惑的看着树干上的疤痕，问道：“伤成这样还能成材吗？真神奇！”

林父摸了摸树干上的风痕纹，回道：“我们故意让它迎着台风长，这样的木纹才有故事，就像你阿公总说，好匠人都挨过生活的打磨。”

几个学徒围绕着这棵伤痕累累的树苗看了又看，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他们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等它成材时，咱们都成胡子花白的老爷爷了吧！”

赵嘉成徜徉道：“到那时我也开宗立派，不仅教小孩们黄花梨木雕，还要自豪的告诉他们，这棵树是我看着它长大的，参与感满满。”

众人笑成一团，林婉清抬头望向旁边的山坡，那

边还秃着，露出红色的泥土和一些低矮的禾木，先前那块地是个蔬菜大棚，后来租地种大棚的人不知怎么的，弃种了，那块林地一直荒着也没人管。

林婉清指着那片山地问林父道：“阿爸，那块山头我们可以包过来吗？”

林父点点头道：“可以是可以，只是我与阿福两个人有点顾不过来，人手不太够。”

林婉清略一思索，建议道：“咱们可以成立琼作工坊，宣传更多的村民进来种树，有人种树，有人加工，能产品卖出去，大家通过比例来分红，怎么样？”

林父眼前一亮，笑道：“这倒是个好法子，乡里最近正在搞乡村振兴项目，我们种植人工林黄花梨，既环保又有政策支持，肯定有不少人加入我们。”

望着那处荒芜的山头，林婉清继续说道：“既然如此，我听说农科院培育出了新种黄花梨树苗，病虫害少，不易被台风摧折，咱们新包的地全种这种树苗怎么样？”

“都听你的。”林父道。

一个月后，林婉清带头成立了“琼作工坊”，一年后带领树农种下改良品种的人工林，带动 200 户树农增收。

又是一年春光正好时，林婉清带着学徒们上吊罗山看新栽种的人工林黄花梨树苗，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学徒们不再似当初那般懵懂，看着这些茁壮成长的小树苗，心里有了别样的感情。

现在再看过去，那边的山头也被打理的也很规整，种上了一棵棵改良后的人工林黄花梨树苗，见林婉清一直注视着那边，阿福回道：“今年的人工林又扩种了200亩。”

林婉清温情脉脉的注视着满山青翠，嘴角噙着浅浅的微笑，她小心翼翼的扶着阿公坐下休息，林子里到处都是小鸟的清啼，满目峰峦叠翠，令人心旷神怡。

林阿公坐在新种的树苗旁，手里转着林婉清做的人工林黄花梨手串，海风掠过树梢，像老匠人用海南话念叨：“树爱宽宽大，路爱定定行，我依海南，我依中国，总按呢。（树要慢慢长，路要稳稳走，咱海南，咱中国，都这样。）”

